《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小池一夫

中卷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小池一夫 中卷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中卷

小池一夫

LIN YU

〔作者簡介〕

小池一夫

出生於東京。大學畢業後，師事時代小說作家山手樹一郎先生。自1970年執筆《帶子狼》以來，就一直從事創作。創作的範圍極爲廣泛、有小說，喜劇作品、電影、電視和舞台劇劇本，作詞等從時代劇到現代作品，甚至還出過有關高爾夫球的著作，可謂是全能的作家。1972年，創立小池書院的前身，即Studio Ship股份有限公司，主辦高爾夫球雜誌《Albotross View》。代表作品有《夢源氏劍祭文》、《斬首之朝》、《貳十手物語》、《半藏之門》、《疊捕傘次郎》、《春來了》、《阿凱悽慘的春季》、《修羅雪姬》、《克萊英格福里曼》、《新，太一啊！莫哭泣，無論如何都得爬起來》等。

ISBN 957-9593-86-8
00160
9 789579 593861

心灰意冷〈中卷〉

小池一夫／著
康明仁／譯

今晚陪伴的是若狹女官，和尚叫萬壽。

這種和尚眞是奇特的造物。原是女子，卻著男裝，剃髮成和尚。

職責是陪伴將軍，擁有的實權僅次於御年寄。雖是女性，因爲扮成男人，可以隨從將軍到中奧，也可以一個人到外面去。

居此位者大多是五十來歲的老女人，取的名字，常含吉利之意。

萬壽今年三十六歲，是年紀最輕的和尚，身上尚留著濃厚的色香。此時，吉宗和阿梅正在敦倫。萬壽背向著他們，右手放進自己的乳溝。

然後，她慢慢地取出小刀。雙眼細長，清澈動人，連眨都不眨……

目錄

菜部●大納言小豆之巻／5
菜部●強飯之巻／27
四季獻立春之巻／53
四季獻立夏之巻〈一〉／113
後書／小池一夫／201
隨想／池上季實子／204

菜部・大納言小豆之卷

1

唇坂之戰，主丞受了六處傷，其中一處是火槍傷。

火槍傷是火槍從肩膀擦過去造成的，每一處都是輕傷。不過，由於出血太多，被猛烈的睡意所襲，一邊接受華嚴的護理，一邊又昏昏欲睡。「不能睡著！」一旦入睡，血液循環就會減緩，傷勢就會加重。因此，華嚴拼命提醒他。

主丞的大腿上青一塊紫一塊的，這些都是華嚴爲了不讓他睡著而捏的。此時他已經麻木了，似乎感覺不到疼痛。

「不能睡著！」

「別擔心！我只是有點疲倦罷了。」

「不行！」

「沒關係……華嚴！」

「什麼沒關係！尚未做完治療，不能睡著。我不是醫生，只是做了止血處理。」

主丞自己也沒想到，會受這麼重的傷。

流了許多血，華嚴怕極了。

對手身上反彈過來的血、噴出的血，把主丞那身白衣染得腥紅，像蘇枋似的。

斬殺了尾張繼友後，主丞就轉身緩緩地走下坡。

他的脊背在默默地告訴藩士們：射擊過來，刺殺過來，砍劈過來……

可是，沒有一個人追殺過來。

過了一會兒，主丞走到坡下，突然一個大弧度的踉蹌……

懸在半空中。

整個身體漂浮著。

這種浮游感，讓主丞昏昏欲睡，像煞陷入一種陶醉之境。

「不行!!」無奈，華嚴這時也只好亂揑起他的大腿了。

黑夜漸漸離去，前面已可看到江戶城了。那座城漂浮在乳白色的晨霧裡。

晨風輕輕地吹拂著主丞的臉頰。他在昏睡中感覺到，自己正被飛快地抬著走。

躺在木門板上，華嚴守護在他的身邊，和御庭的僚役一樣飛快跑著，一邊用手把油布按在他的傷口，做臨時止血處理。

即便如此，傷口還是一陣陣冒出血來。華嚴緊張得快哭出來了。

御庭的僚役爲了避人耳目，抬著主丞從澡堂入口進入城內，穿過澡堂走廊，急速向中奧御醫師之間跑去。

已經有人先一步到達，叫醫師待命，也通報了吉宗。

2

吉宗走進御醫師之間，他面如土色。

「主……主丞!!」膝蓋發抖站不住，癱坐在地板上。

「沒……沒什麼要緊吧！難…難道……難道——」

華嚴非常討厭吉宗。

理由明擺著——因爲主丞每次陷入困境，都是吉宗造成的。

（今晚的事亦然。）

華嚴眼含惡意，狠狠地瞪著吉宗。

「沒什麼關係。出血太多，傷了元氣。不過，不會危及生命。」

聽了醫生的回答，吉宗總算鬆了一口氣。華嚴這會兒又瞪起醫生來。

（讓他緊張一陣才好呢……）

「難道是……讓對方跑了嗎？」

華嚴聞言，頓時火冒三丈。

（好過分!!魔鬼!!主丞大人眞可憐——）

當吉宗說到難道……停頓時，華嚴還以爲他的意思是——該不會有生命危險吧！

（——眞想不到……魔鬼！）

主丞慢慢地甦醒過來。

「主…主丞……」

「主丞大人！」

聽到兩人的喊叫聲，主丞先看看華嚴，再把視線移到吉宗身上。過了一會兒，主丞

逐漸恢復精神，眼睛明亮多了。

「繼友大人的生命，我已經把他結果了！」

「是…是嗎？是嗎……是嗎？」吉宗嘴角綻開。

「這樣，從今晚起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哇——哈哈哈——」他笑了。

「哇——哈哈哈——」忍不住開懷大笑。

「哇——哈哈哈——」

與此相反——華嚴盯著主丞，雙眼潤濕，一會兒，淚珠從臉頰上滑落下來。

「華嚴，傷口不痛了嗎？」

「是…是的，主丞大人！」主丞反倒擔心起自己，華嚴惶恐起來。

吉宗靠了過來，滿面笑容，揚聲道：

「主丞，一切都順利。都是你的功勞，感謝你！現在沒事了，你好好養傷。」

「這可不行！還有事要做。」

「什麼……要做的事？……」

「屆時您就會知道……」主丞閉上了眼睛。吉宗把視線移到華嚴身上。

「辛苦了！你叫華嚴，眞是個出色又絕妙的名字！幾歲了？」

「二十七!!」

吉宗嚇了一跳，馬上收起笑容。合上雙眼的主丞唇際浮起一絲苦笑。

3

深夜，吉宗還不睡，喝著酒，興奮極了。

最大的政敵除掉了，對吉宗來說，是一件至喜之事。對繼友的死，他不帶絲毫悲悼之意。從這一點就可看出，他與主丞的性格當眞是南轅北轍。

吉宗讓他從紀州帶來的愛妾阿梅斟酒，沉溺於陶醉之中。喜悅湧上心頭，整個身子輕飄飄的。競爭對手消失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權力就可以毫無顧忌，任所欲爲。

沒有引發天下大亂，就葬送了尾張繼友的性命，從明天開始，就可以誇示自己手中的權力，讓諸大名和直參服服貼貼。

哇——哈哈哈——醉眼開，樂極，抱住阿梅親吻，手舞足蹈，狂蹦亂跳。

這些都是自己的兒子爲自己做的。

即便兒子爲此而死，恐怕也不會給吉宗的喜悅心情蒙上陰影吧……主丞知道他的父親是這種人，所以他那「心灰意冷」的心情就不可能痊癒。

將軍要求有人通宵陪伴時，就在寢殿中央安置他的床，右側放著侍妾的床，左方稍隔點距離，鋪著陪睡的中臈的床，愛妾的右邊是和尙的床。這在當時是一種慣例。

只有陪睡的愛妾才能臉朝將軍，通宵陪伴的中臈與和尙必須背向將軍躺著，絕對不能看著他，當然也不能睡覺。

愛妾侍寢，爲了防止她可能要求將軍做什麼事，從而在大奧特意制定這項制度。比如說，向將軍推薦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擔任要職，要求增加俸祿；或者相反，誹謗自己的敵對者等等……

因此，通宵陪伴的中臈與和尙，天一亮就會向御年寄彙報這位愛妾是否有所請求。這是他們的義務。

今晚陪伴的是若狹女官，和尙叫萬壽。

這種和尙眞是奇特的造物。原是女子，卻着男裝，剃髮成和尙。

職責是陪伴將軍，擁有的實權僅次於御年寄。雖是女性，因爲扮成男人，可以隨從將軍到中奧，也可以一個人到外面去。

居此位者大多是五十來歲的老女人，取的名常含吉利之意。

萬壽今年三十六歲，是年紀最輕的和尙，身上尙留有濃厚的色香。此時，吉宗和阿

梅正在敦倫。萬壽背向著他們，右手放進自己的乳溝。

然後，她慢慢地取出小刀。雙眼細長，清澈動人，連眨都不眨。

噢——阿梅不斷地呻吟，腰部緩緩蠕動。這種氣氛也傳到萬壽的腰間。

大概是喝了許多酒的緣故吧，今晚的吉宗馬不停蹄地在阿梅身上馳騁。

若狹咬住事先備好的布，塞住耳朵。即便如此，還是無法控制，下半身已濕透了。

緊閉雙眼，片刻不忘主丞的臉孔，浮現在眼前，又倏忽消失不見。

嗚——阿梅揚聲呻吟。若狹想起主丞的身態，欲火焚身。

就在此時，萬壽踢開寢被，縱身而起，手裡握著銀白、發出冷光的小短刀，映著六角紙燈，銳光射向三人的雙眼。

「什…什麼事？」吉宗、阿梅，當然包括若狹，都無法掌握眼前發生的事態。

小刀不只一把。

不知從哪裡取得，左右手各握一把，另一把叼在嘴上，萬壽臉朝著吉宗。

像是擺動了一下左手，突然扔出一把小刀。

啪哧——一聲，在阿梅眼前落下一把小刀。阿梅已嚇得渾身發抖，不能動彈。

萬壽把叼在嘴上的那把刀移到空著的左手，雙眼直盯著吉宗。

「這…這…這……等…等一下——」

吉宗已顧不了阿梅，嚇得渾身直打顫，猶伺機叫喊當班的人。

尋到空隙，他滾到隔壁房……萬壽的小刀飛了過來……到底哪個快？

吉宗一步一步向後退。

眼前的對手是一個早已年過三十的女人。

即便她把小刀扔過來，自己或許能躲閃過去。

但是，萬壽一下子就把吉宗心裡的盤算給打斷了。

小刀的刀尖指著房間一角的泔坯……距離三間（一間約等於六尺）。

嗖——一聲，萬壽扔出小刀……緊跟著——

嘎——一聲，青瓷泔坯彈出，插入台座，搖擺著。

泔是米泔水，坯是容器。是一種帶蓋的銀器，置放在有五隻脚的台座上。

據說淘米泔水能使頭髮光澤亮麗，所以阿梅一直用著它。

「我最擅長使用霞流的拋投小刀，所以如果您大聲喊叫，或者想要逃跑，那我可不講情面了！若狹夫人，您也別動！如果您重視將軍大人的命，最好老實點！」

「尾…尾張的刺客……」

「的確是尾張的刺客！我已經等了很久，盼望這一天的到來。」

萬壽把剩下的一把小刀拿在手上擺弄著。

「唔——呼——等…等一下……尾張繼友已經不在人世了。等…等一下……你…你未立刻殺我，是不是有什麼條件？繼友已經死了，殺了我也是白搭！說出你的要求！我不會追究你的罪過，希望你回心轉意。」

「品毒人主丞負重傷，城內一片不寧。我想，繼友大人被殺是確有其事。」

「眞…眞是如此！」

「既然繼友大人被殺，現在報了仇也沒有用處。這樣吧！請吉宗大人下一道命令，保證讓尾張通春大人繼任九代將軍職位，而您立刻退位。如此一來，九泉之下的繼友大人也會感到高興吧！」

叭——萬壽撲向吉宗，把小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與此同時，隔壁的拉門打開了。

主丞帶著華嚴和小勢女官，提著大刀，走了進來。

白綾絹寢袍上還留著血跡，看起來像絞纈染法染出的花布模樣，令人痛心。

「別再靠近！」萬壽嘶聲喊叫，嗓子有點啞。

「主…主丞！」吉宗拼命喊著。

主丞盯著萬壽，目光銳利。

「即便是如何厲害的品毒人也沒有用處，因爲將軍大人在我手中——你毫無辦法！呵呵呵呵——」

「什麼要求？」

「首先，把墨、毛筆和紙取來。品毒人你到外面去，不許進來。只有這樣，將軍大人才會平安無事。」

「是嗎？」

讓人意外的是，主丞竟然如此痛快地答應，退了出去。

「哇——主丞！主丞！」只有吉宗在那裡大喊大叫。

4

和尚萬壽喊叫著：

「哪個人快……拿紙和硯盒過來。」

但是，主丞沒有答話。

御入口側邊走廊被武裝起來的女侍們占滿了，寒夜裡，個個手持長柄大刀。

主丞帶著小勢，在衆女侍身前，站在御寢所前面的走廊。

萬壽挾持吉宗、阿梅及若狹爲人質，這件事已轟傳城內各處。

萬壽又在吶喊了，聲音顯得焦急不安。

「喂——有誰在呀？我想，在這大奧內，肯定還有尾張的間諜。你們這些人，這時候應該出來助我一臂之力。」

萬壽用力打開御寢所的拉門。

然後，把吉宗拖到門檻邊，小刀架在他的喉嚨上，讓每個人都能看見。

在裡邊，阿梅雙腿無力，癱坐地上，若狹則使勁想保護吉宗，卻使不上勁。

「吉宗如今在我手中。要斬要殺，還是要他活著，都由得我自由行事。哇——哈哈哈——現在儘快寫張保證書：辭去八代將軍職，推薦尾張的通春大人任九代將軍。欣快之至！無比歡喜！這樣一來，總算爲九泉之下的繼友大人報了仇啦！」

吉宗稍稍恢復了鎮靜。

他判斷，似乎沒有立刻被殺的危險，整個身子就不再發顫了。至於往後的事，主丞總會想出辦法的。因此，他有點悠哉起來，以期待的目光仰視著主丞。

「有誰想助我一臂之力！這樣重大的事畢竟一個人是很難完成的。受命於繼友大人、兵衛大人的人，這時候應該站出來。有誰……」

周圍一片嘈雜聲。隨即，拿著長柄大刀的人群中有了動靜。

不知是爲誰打開了一條通路。

有人走了出來，靠向萬壽身後，又開雙腿站著。小勢看到，臉上血色盡失。

御客會釋矢鳥女官拔出懷刀，和萬壽一道挾持著吉宗。

所謂「御客會釋」，就是將軍大人在大奧之時，掌管一切事務，並於御三家和御三卿進城時擔任接待，居御中臈上位的女官。

（御三家指尾州、紀州和水戶三家。御三卿指田安、一橋和清水三家。——譯者）

所以，身爲御年寄的小勢感到驚訝也是理所當然。主丞和吉宗此時才眞正認識到尾張布下的羅網多麼周密，嚇出一身冷汗。

過了一會兒，又有人走出來。女侍們一陣騷動。

御使番的萩野撥開人群走出來，把琉球進貢的紙盒和硯箱相疊，交給萬壽。

「哇——哈哈哈……哇——哈哈哈……」萬壽大笑，似乎在說：果然不出我所料。

「這樣我就可以放心了！我作夢也沒想到矢島竟然會是尾張派來的間諜。萩野也是

如此，長得那麼可愛，恐怕連螞蟻都不敢踩！哇——哈哈哈……」

「我也是如此。我也沒想到和尙萬壽是間諜……呵呵呵呵——」

矢島也大笑起來。年過五十，眼窩有點凹陷，肩膀又寬又硬，耳朵薄薄的，像削過了一樣。看來這個女人跟美貌、幸福沒有什麼緣分。

「喂，品毒人！」萬壽改變了聲調，故意語帶嬌氣。

「恐怕接下來得花些時間，請給些什麼好吃的東西。必須由你料理。加些毒物也是白搭，我們這裡也有品毒人。噢……不說你也知道，就是將軍大人。到時請將軍大人一口一口地吃。哈哈哈……」說完，立即關上拉門。

「快一點！」萬壽發出嚴厲的催促聲。

5

主丞在裡面廚房做著鹹飯糰。在他旁邊，小勢可是坐立不安。

「怎…怎麼辦……才好？品毒人閣下，怎麼辦……」

「只好遵她所言，因爲將軍大人就在她的手中。」

「那…那麼……」

「順其自然吧！只能待機而行了。」

主丞非常冷靜、穩著，小勢也無法再說什麼。他做了十個鹹飯糰。

「我們走吧！」主丞說，顯得氣勢雄武。

「這飯糰，果眞是佳肴！」

萬壽看到盛在大盤上的鹹菜和飯糰，打心底讚嘆不已。

在這種情況下，塡飽肚皮比味道更重要。不用筷子，伸手馬上拿起來吃。

「好吃！」萬壽拿一個吃著，眞心地感嘆起來。

主丞坐在門檻邊。

阿梅和若狹雙手被綁在後面。在她們旁邊，吉宗正無奈地研墨。

矢島和萩野手拿著懷刀，站在隨時都能殺掉吉宗的位置上。

「看來沒有必要先請將軍大人品嘗一下了。嘿嘿嘿——」

「主…主丞——」吉宗忍受不了，可憐地高喊著。

「想…想個辦法吧！」

「再忍耐一會兒……」

「哈哈哈——」矢島笑了起來。

「再忍耐，也無濟於事！」說話聲惡狠狠，有些沙啞。

對矢島來說，這一次是她一生中唯一能大顯身手的時機。認識到這一點，她心裡感到無比的心滿意足。自己的名字或許能流傳後世。思及此，她又忍不住想笑。

萬壽用力抓住吉宗的左手，小刀夾在手指之間。

「喂，將軍大人，墨好像磨得差不多了。現在就請您寫保證書吧！敢說個不字，就把您的手指頭一根一根斬斷！」

「咦——救…救救我，主丞！到…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即使你寫了，還是會被當成人質。假如能生還，那只能成爲後世的笑料。必須有所覺悟！」

主丞的說話聲非常平穩，卻帶有緊迫感，直貫入在場衆人的耳朵裡。

「作爲八代將軍的吉宗，生命就到此爲止。如果你拒寫保證書，就會被殺。萬壽等人就由我處理吧！」

「……」

「這樣一來，尾張會遭到譴責，通春絕不可能當上九代將軍。這就是天下趨勢。」

吉宗又發起抖來。

「難…難道只能這樣子嗎？」

「是的！死也要把尾張消滅掉！」

「唔……知…知道了。那麼，我選擇保住八代將軍吉宗的顏面！」

吉宗回答得很果斷，讓主丞有點驚訝。

對主丞來說，這種覺悟之心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萬壽和矢島都膽怯了，不知如何是好。

主丞站起來，很嚴肅地對萬壽說：「你聽到了吧，萬壽！」

「嗯……」

「既然你堅持要保證書，那就把將軍寶座作爲賭注，和我決鬥吧！」

矢島和萩野聞言，擺出架勢，就要向主丞撲過去。可是，萬壽一動也不動，反盯著主丞。

「假如……」主丞繼續說著：

「假如我輸了，我就請將軍大人簽下保證書。一切都看打鬥的勝負，既不會有愧於天下，也不會讓人笑話。如果是你敗了，站在那裡的兩個人可能會把將軍大人殺了，然後自戕吧?!不管怎麼說，這樣一來，你們作爲刺客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主丞又面向萬壽，挑戰地說：

「萬壽！你平時不是一直吹噓，你是耍小刀的高手嗎？」

「既然你這麼說，只好奉陪了。」

萬壽迅速抬起一隻膝。

「來吧！」說時遲那時快，她雙手持刀，站了起來。

小勢眼疾手快，把大刀遞過去。主丞一接，立即把刀鞘尾豎起來。

刀尖向著天花板，在房裡就省去拔刀的工夫；人站在刀身後面，又可以先發制人。

「嗯！我本想趁你拔刀時扔出小刀……果然身手不凡！不過，我還是勝券在握了……」萬壽必勝似地叫囂著：

「在這裡，長刀是勝不了的。若是邀我前往庭院，那我就不利了！佳運到此爲止，品毒人閣下！」

矢島和萩野把懷刀架在吉宗的脖子上。

萬壽邊擺弄著小刀，邊往左邊繞過去。主丞只好往右邊迴旋。

兩人換了個位置，主丞背向矢島兩人。

瞬間，萬壽大喊。

「矢島，萩野，衝上去!!」

兩人應聲而起，雙手握刀，衝了出去。

主丞眼疾手快，沉下身子，刀刃刺向右後方，半轉過身，用刀往左砍過去。

隻膝著地，左袂遮住臉部，好一記殘心體。

噴過來的血沫把袖口都染紅了。

矢島肩部被砍，荻野左身遭難，血沫橫飛，掙扎叫喊著。

呀——啪……

「通常，使出唇寒流，不送人命。不過，既然他們是尾張派來的刺客，也就沒有什麼是是非非了。」

主丞放下袖口，六角紙燈的燈火有點搖動，他的臉上浮起憂戚的神情。

「心灰意冷……」

不知什麼時候，萬壽已收起小刀，平伏於地。

不是朝著主丞，而是面向吉宗，貼著榻榻米，叩著頭。

小勢焦急了，趕快翻了一下禮服下襬，衝到吉宗和萬壽之間。

這時——

「辛苦了，萬壽！你扮演得逼眞極了！」主丞露出潔白的牙齒。

吉宗和小勢都大吃一驚。

「眞是非禮之極！請大人恕罪！雖說是爲了欺騙敵人，對將軍大人持刀迫脅，仍是罪該萬死。」

萬壽謝罪，吉宗卻啞口無言，茫然失措。

噹！

主丞收刀入鞘，聲音鏗鏘。

「爲了從小豆當中分辨出大納言安排的刺客小豆，用這辦法至爲無奈。爲了除掉隱藏於大奧內的尾張刺客，我和萬壽兩人演了這齣狂言劇。劇名就叫『大納言遴選小豆』吧！這樣，從現在起，將軍大人就可以在大奧裡安穩無慮了。首先應該爲此慶幸恭喜！」

主丞也深深伏下身子，雙手著地。

「你…你……這傢伙……」

吉宗自言自語，雙肩力氣盡失。

6

入口走廊一大早就打開，清晨寒冷的空氣飄散著。

庭院裡的樹木還籠罩在晨霧中，樹梢上依稀可見陽光，告知人們，春天已經來臨。

主丞背靠著廊柱，手扶隻膝，坐在那裡。

不久前，他就反覆尋思著。

有一件事想問問吉宗。

（那時候，您爲了保全八代將軍的體面，眞的下定了決心嗎？）

（或是因爲您擅於在政爭中察顏觀色，見機行事……從我和萬壽的對話中，察覺到什麼……是否已看出我們有所密謀？或是雖無把握，只好冒險一下……）

——唉！算了吧——

主丞中止了思潮。不知何時，晨霧消失了。他抬頭看著朝陽朗照下的樹梢。

菜部・強飯之卷

1

這個男人從海上而來。

大岡忠相，三十九歲。

從紀伊湊乘著菱垣迴船，經由新宮—安乘—下田—浦賀，過了十二天，才到大川的河口，準備從河口乘駁船，在築地一帶上岸。

這樣一來，比起走陸路，可以早一半時間到達。

這個人實在看不出快四十多歲了，顯得很年輕。

啪！啪！

雙手敲臉似乎是他的習慣，每一次都把臉部敲得通紅，氣色更好，看起來更年輕。

「一到春天，河水就沉得很。水變暖了吧！冬天冷冰冰的河水，船容易划，現在呢，最叫船老大頭痛。」

「是這麼一回事嗎？」

他一開口說話，就露出那可愛的童顏。

「可是，在河上行船，比起峭寒時節，還是暖和的時候更好吧！」

「這麼說，也對。」

（這個鄉巴佬武士！我是要你多給點船費，難道你不明白？）船夫彌十心裡嘀咕著，手勢稍用了點力。

「水流也睏了吧！」

呼呼呼～～忠相打了個大哈欠，又用雙手打了一下臉頰。

啪！啪！

「我也有點睏了，讓我休憩片刻吧！」

「早到了一天！明天進城即可，不必著急！這次被任命爲町奉行。」

彌十聞言，大吃一驚，緊緊抓住船櫓。駁船猛晃了一下。

2

瘦瘦高高的身量。

少年期的忠相個子長得飛快，像煞伸展的麻，讓他的父親忠高擔心極了。

看到的人說：「這傢伙是不是吃了馬糞什麼的？」「怕是被灌了好幾次馬的鼻息吧！」父親眞信了這些。

身高六尺多，坐高卻同於常人。就是說，下肢長得有些異常。

坐著就不會顯眼，所以經常叫他：坐下！坐下！到現在，還挺懷念這種聲音。

「父親大人，這裡是江戶。我又回來了喲！」

父親已逝，就葬在江戶。

在人群中，忠相高出一頭。

下了駁船，踏上永代橋邊。此處車水馬龍，川流不息。

忠相邊走，邊仔細眺望街市和人群。

被船老大彌十輕看的那身裝束，如實地描繪出土里土氣的藩邸值班人。淺黃色的窄

袖便服和京棧的袴裙，棉線短外褂，足以把旅途中的灰塵吸入。高高的身子，雙肩背著藤箱，走起路來慢得很，引人發笑，看起來甚至有些滑稽。

圓圓的臉，一對發亮的眼睛，讓人一看，就明白此人富有生命活力……

「我……你想裝蒜……？」

突然，人群中傳來嘶啞的狂叫聲。

一看，一個家臣淪落成的浪人和一個難以對付的墮落女人糾纏著。

一下子就圍了一大群人。

「你……擦過身，跟蹌撞到時拿走的！」

「什麼?!我偷走你的錢包?!證據在哪裡？」

女的大聲吼叫著。一個很能勾引男人的半老徐娘，把衣襟拉得很低，蓬亂的短髮緊貼在冒汗的髮際。

「叫人來查查看吧！」

說時遲，那時快，女的開始解下腰帶。

「眞妖豔，讓人受不了！」

「快點脫，好證明你的清白！」

好事者在旁邊鼓動著，笑開了。這時，高人一頭的忠相挺身走出來。

「散開！散開！」

忠相並不是要制止兩人的爭吵，而是向好事者們喊叫著：

「這是個騙局。演一場爭吵戲，趁大家不注意，他們的同伙就下手偷各位的錢包。」

大家嚇了一跳，急忙摸摸自己的胸懷。

「你…你這混蛋說什麼？」

那個家臣沒落的人左手握住大刀的刀柄，準備拔刀。

「勾結在一起的男女是瞞不了人的。兩人的眼神一來一往，說明他們並非沒有關聯。我是從紀州應召，擔任江戶町奉行職的大岡忠相。這次且饒了你們，趕快滾！」

忠相道出姓名後，判若兩人，雙眼直逼那兩人的臉，威嚴得不容分辯。

啪！啪！

兩手敲著臉頰。

兩人飛也似地從人群中逃跑。

3

夜幕降臨，帶著春天的氣息。

忠相來到坐落於四谷北伊賀町，主丞的宅邸。

裡面住著許多忍者，可此時完全感覺不到。

儘管如此——

忠相瞬間領悟到，這也是理所當然。不愧是個精明的人。

「全然不知道您是領導忍者的人。」

主丞很想念忠相，仔細瞧著他的臉。

時隔僅三個月，卻感覺到，似已有三、四年未見了。

對主丞來說，是動盪不安的三個月。

「看得出主丞大人很辛苦……變得憔悴了！」

在這個世上，主丞唯一能觸膝相談的人就是這個大岡忠相。

在忠相面前，自己可以毫不隱瞞。這對主丞來說，可說是至爲可喜之事。

他臉上露出倦色，默默無語地頷首。

「據說尾張大人因病去世……」忠相說了一半，停了下來，膝行到主丞跟前，差一點碰到。

「是主丞大人下的手嗎？」

「……」

「眞是下了狠心啊！」

「我要是不下手，就會被殺。忠相，如果是你，怎麼辦？」

忠相沒有回答，打開自己帶來的包裹。

拿出一個折疊盒，裡面盛著油亮油亮，美味的強飯（糯米小豆蒸飯）。

「噢！」主丞往裡面看，像個少年，天眞無邪地歡叫起來。

「在路上買來的。因爲太令人懷念了……」

兩人看著強飯，腦海裡清晰地浮現出主丞七歲生日那天穿袴裙儀式的景象。

所謂「袴儀」，就是在服飾上區別男女的儀式。也就是，男孩子穿袴裙，女孩子穿衣裙。從此時開始，男女就嚴格地區分開來。

那天是五月五日。忠相也還年幼，兩個人正吃著主丞的母親親手做的節日飯菜。

「好吃！眞好吃！」忠相頻頻稱讚。

「眞好吃啊，這赤飯！」

「這不是赤飯（紅小豆大米飯），忠相，是強飯（糯米小豆蒸飯）。」

剛滿七歲的主丞用清爽的眼神看著忠相。

「什麼？」

「哪一種都一樣，主丞。」

母親全心全靈愛著吉宗和主丞。

對主丞來說，這種母愛之光超乎尋常，眩人眼目。

「不！強飯絕對不是赤飯，母親大人！」

年幼的主丞特別喜歡吃強飯，頑強得很。

「赤飯是糯米加上粳米，和紅小豆一起在蒸籠裡蒸，所以叫『赤飯』。強飯是把最好的糯米浸泡一個晚上，第二天才蒸，然後撒上黑豆。是吧，母親大人?!」

七歲小孩像個小大人，說得條條有理。忠相聽了，目瞪口呆，直盯著他。

「原是如此，但是……」

「但是什麼，母親大人？」

「噢——呵呵呵呵……」她笑了起來。母親眞的高興地笑了起來。

母親既未剪掉眉毛，又沒染黑牙，也不曾打圓形髮髻，就這樣結束短短的一生。但是，雖然短暫，作爲母親，有了一個兒子，於願足矣！僅此也能感到高興吧。主丞很勉強地想著，以此安慰自己。

當時，母親那爽朗的歡笑聲，至今還讓主丞感到香甜，耳際酥癢。

忠相的眼裡晶露聚滿，溢出掉落。

「主丞大人，您若打算一直和將軍大人住在城內，可是一件大事。是赤飯，或是強飯，都一樣。尾張往後還會派遣分不出赤飯和強飯的刺客前來，試圖報復將軍大人和主丞大人。可是，如果主丞大人出城，尾張就能分辨出赤飯和強飯，只會對主丞大人下手。如此一來，將軍大人就能安然無恙……」

「……」

主丞低頭看著強飯（糯米小豆蒸飯），默默無語。

「換成是我，先把尾張斬殺了，然後出城，自己一人對付尾張的怨恨和刺客，承擔倒楣的事！」忠相淚流滿面，也不去擦它，雙手著地，深深地低下頭去。

「您問我的意見，這就是我的回答……」

主丞靜默，伸出拿筷子的手。

「看樣子很好吃啊，忠相！」他把強飯分在蓋子上。

「忠相，你也吃吧！」

「是……」

兩人默默地吃著強飯。

「忠相，淚水摻合在一起，很鹹吧?!」

「是的。但是，這種鹹卻是美味極了……」

「啊！哈哈哈——」主丞無憂無慮地笑了。

這一笑，使忠相得救似地抬起頭來。

「主丞大人，眞的沒問題嗎？這樣子……尾張會從全日本各地召來武士報仇的。即便主丞大人是一個劍道高手，還是到哪裡先躲一下才是良策……」

「不！我不這樣做。我要堂堂正正地繼續週遊四方，讓尾張把切齒的懊惱與怨恨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無論如何，我必須這麼做……可是，他們討不到便宜的。別擔心，

忠相！哈哈哈哈——」

華嚴端著茶，走了進來。

她面帶微笑，全身充滿喜悅，因爲能與主丞一起出去旅行。

但是，忠相根本沒有工夫去看華嚴和茶水，一個勁兒向主丞進言：

「我想，將軍大人可能沒有發覺到主丞大人會陷入更危險的地步……他可能認爲尾張一事已經了結……」

（——過去和現在都一樣，多麼可憐的主丞大人啊！）一股傷感湧上心頭，忠相忍住了。但還是淚流滿面。

「主丞大人既有這種覺悟，忠相一定全力以赴，守住這裡。往後的事，您就放心好了。」

「嗯！父上的事，就拜託你了。」

「是——」

「假如我發生了什麼事，就請像這樣轉告父上——

遭災時，由它遭災，

生病時，任它生病，

身死時，憑它身死。

「時常以這樣的態度旅行，而且已心灰意冷，即使自身發生什麼事，唉聲嘆氣也沒啥用處……」

主丞像吟詩一樣，閉上眼好一陣子。

「這並不是因爲愛您，全是爲了愛您的母親，代死去的母親幫您……」

主丞言畢，眼眶早已濕潤了。

「是——」忠相俯身平伏，肩膀微微顫抖著。

「和你一起吃強飯，這是第二次吧！假如有第三次，可得教教這個華嚴怎麼蒸哪！」

華嚴也不點頭稱謝，猛盯著忠相。這時忠相才發覺到她的存在，心情放寬了些。

「你叫華嚴嗎？」

「是！」

「以後，你就跟主丞大人去旅行嗎？」

「是的！」

「你覺得主丞大人怎麼樣啊！」

「太善良了！」

啪！啪！

忠相有點驚慌，用雙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臉頰。

4

主丞突然從惡夢中驚醒過來，嚇了一跳，慌忙環視周遭。

剛剛照射進來的夕陽已經消失，不覺間，四周已一片昏暗。

就在此時，主丞想著想著就睏了。

腦海裡浮想聯翩，到了給華嚴餵最後一口水的場面時，突然回神驚醒過來。

夢中的華嚴渾身是血，翻著白眼。

主丞反覆自答著：

（絕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這次外出旅行可能會死……明知如此，卻要帶著十一歲的少女出去，難道不是自己的傲慢之心作祟嗎？）

（咳！華嚴已經打算跟去，若拒絕了她，會發生什麼事呢？）

（華嚴可不是聽話的女孩。）

（雖說只有十一歲，可在忍術方面已能獨當一面。爲了我，她已歷盡險境……）

（唉！說實話，是自己想帶她去。即使成爲累贅，也要把她帶在身邊。因爲看到她，自己的心情就會平靜下來。）

（但是，不能因爲自己的任性，摧殘了一朵即將開放的蓓蕾。）

（去改變一個少女的一生是很殘酷的。）

除了母親的愛，主丞不知有家庭的溫暖；在他的心目中，華嚴非常重要。被她用那雙圓圓的眼珠一看，主丞心底就感到舒坦。

（怎麼搞的？……）

主丞答不出來。他站起身，打開和走廊相隔的拉門。往外面一看，周圍已籠罩在微暖的春夜之中。

此時，主丞才注意到，從早上就一直沒看到華嚴。

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間裡。

「唉呀！」主丞「吱嘎——」一聲，往走廊踏前一步。

主丞來到華嚴的房間前方，驚訝地發現，房內射出了燈光。他停住了脚步。住在這宅邸的人，盡是夜眼銳利的人，如果沒什麼特別的事，是不需點燈的。

主丞屏住氣息，悄悄走近。一看，華嚴正全神貫注地編打草鞋。

編打之際，不知何故，竟拔下頭髮，和草繩搓合在一起。

輕輕地歪著頭，又拔下一根。專心致志地，那祈願似的眼神，大概在祈求主丞路途上平安無事吧。

（不能放下她不管！假如我死了，她一定活不下去！）主丞胸懷裡凝成一團，眼角一陣熱浪。

華嚴發覺到外頭有人，把頭轉過來。燈火搖動了一下。

「啊！主丞大人，什麼時候來的？像個忍者似的……正好！來，這雙鞋穿穿看！」

「噢！」主丞也睜大眼睛，圓滾滾的，可以與華嚴相比擬。

「可不是普通的草鞋喲——」

「?!」

「棉草鞋。裡面放了木棉，非常牢固。任你要跑要跳，鞋帶都斷不了！」

「是嗎……」主丞注視著華嚴的眼睛。

「你知道的，這次旅行很辛苦！」

華嚴使勁地點了一下頭，頭髮鬆鬆地搖動著。

「所以，鞋後跟不能鬆動。即使弄濕了，越濕鞋帶就越緊，泥濘路也好走喲！而且，在容易滑的地方裝上這個。」

華嚴拿出一張細長的皮革，裝在鞋底下，皮革上有鋸齒狀的鉤，很牢靠。

主丞試穿著站在走廊。鉤子釘入地板，吱咯——發出很刺耳的聲音。

「眞的，這可是很方便，穿起來感覺也不壞！」

「還有，假如和主丞大人分散了，只要尋找裝有鉤子的草鞋跡，就容易找到……」

雖是年方十一的小女孩，到底是個會忍術的人。心底頭並不認爲很容易，卻說得那麼輕巧，證明了她一心一意想跟著去。

「有你在，什麼樣的旅途，我都可以心膽皆壯。」

「嗯！這個是大護頸和小護頸；這個是大飛刀和小飛刀；還有大半圓錐子和小半圓錐子，扒釘和捲菱，火繩筒和豆龕燈……」

像小孩子炫耀著玩具似的，把手伸進藤箱，不斷地拿出她的忍具給主丞看。或許感受到主丞會撇下她的可能性，這種恐懼感迫使她拼命讓主丞注意到她的存在。

「這是萬力鎖；這是鐵拳和角手；這是……」

「可以了！明天要出發，飯糰就拜託你啦！」

華嚴嚇了一跳，用凍結的眼神仰視著主丞。

「當然，還有你的那一份。往後可是一段很長的旅途喲！有所覺悟吧，華嚴?!」

華嚴微微張開她那櫻桃小嘴，鬆了一口氣，把心裡的擔憂吐出來。

然後，舉起雙手跳了起來，「是——」拉開嗓門，大聲應著。

「就這種時候答應得最爽快呀！」

「是——」

5

這一天——

西落的夕陽通紅地照在大道上，一大一小兩條身影離開了御庭宅邸。

主丞身穿雙層黑羽絨便服，繫著一條紫色綢緞角帶，腳穿著華嚴爲他編打的鞋子，頭戴一文字斗笠。

旁邊一個頭戴紅斗笠的小身影，在他的週遭忽前忽後蹦跳著。

身穿圓花紋綸綢窄袖便服，繫一條紫色斑點花紋腰帶，披著龜型字樣短外衣，用於禦寒，背著藤箱，戴上手背套，脚上繫著綁腿，穿著草鞋，手上拿著一把和自己身高相

當的金剛杖。

走了一會兒，兩人好像約好似地回過頭去看了一下。

從櫻花樹葉間望過去，依稀可見江戶城。

主丞打算經由板橋宿，走向中仙道。

沒有特別的理由。

勉強找個理由就是，來的時候是從東海道入江戶城，這一次就想反向往北走。

這次外出旅行僅靠著大岡忠相爲他準備的「道中通行許可證」，隨處走走。

過了神田川的筋違橋，出外神田，穿過湯島；然後沿著神田川，經御茶之水，再傍著江戶川，向音羽方向走去。從這裡往西，爬上目白坡，主丞撿一條小路走。

（父上，請多保重——）

主丞朝著已快看不見的江戶城，默默地在心裡告了別。

臨走之際，並未前去與吉宗話別。

吉宗大概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走了吧?!

「華嚴！」

「是！」

「習慣晚上走路嗎？」

「習慣。」

「忍者爲什麼都在夜裡行走呢？」

「因爲夜眼銳利！」

「什麼時候睡覺？」

「想睡的時候才睡。可以三天、四天堅持不睡，一直行走。然後到了自己覺得無法忍受時，就去睡。」

「原來如此。這就是忍者的速行法啊！」

「是的。不過，主丞大人。」

「什麼事？」

「我想住住客棧喲！」

主丞沒有回答，思索著。

客棧的登記簿上，怎麼寫才好呢？

6

穿過雜司谷村，就到了池袋村。

板橋宿有兩家：上板橋宿和下板橋宿。通稱的中仙道板橋宿，指的是下板橋宿。

這下板橋宿又分板橋宿平屋町、中宿、上宿三處。

來到中宿和上宿之間的石神井川附近時，下了一場雨。

毫無前兆，傾盆大雨猛然落下。

華嚴趕忙放下籐箱，從裡面拿出雨傘打開。

「主丞大人，給您雨傘。這是貼上兎皮做成的。」

雨傘柄上有根帶子，華嚴把它綁在金剛杖上，遮雨正好。

「忍者眞會想出一些有趣的東西啊！」

華嚴格格地笑起來。

主丞和華嚴肩並肩，用這把兎皮傘，總算避過這場大雨。

兩人來到中宿時，已是傾盆大雨，傍晚六時早過了，過往行人一個也看不到。

兎皮傘在這場大雨中也不管用了，兩人被淋得落湯雞似的。

旅館的燈光朦朧，煙雨迷離，一個招呼客人的女子撐著雨傘站在那裡。

到本陣宿，還得走百來米：脇本陣就更遠了。因此對來自江戶的旅客而言，中宿是最近的旅館了。

嘩啦嘩啦——

格子拉門上寫著「御旅籠・角屋」，大門關閉著，棧前坐著一個女人，一看到主丞二人，就大聲招呼。

「唉呀！淋得這麼濕！快…快請進來！來得正好，我們正想關門呢！」

主丞合上兎皮傘，交給了華嚴。華嚴接住，從金剛杖上解下來。

「噢！很方便啊！」女人驚呼出聲。華嚴沒去理睬她，雙眼緊緊盯著主丞。

主丞掃了一眼屋檐，然後目不轉睛地看著女人，說道：「能給打開門嗎？」

「……」

「雖說下了大雨，卻關起大門，讓女侍出來招呼客人，這樣的旅館很少見。」

「是，是的……馬上……就來！」

女人渾身發抖，使勁要去開門。她的心情一清二楚。

吱嘎——

兩把長槍從屋內刺穿了拉門，飛向兩人。

那女人向後仰，滾到泥濘裡去。一剎那間，主丞和華嚴消失不見了。

兩個浪人手拿槍矛，往前衝了出來。

有人從上面扔下飛刀，刺入他們的頭頂。

「嗚——哇——」

兩個浪人刺出槍矛時，主丞和華嚴縱起身，飛移到中屋頂上。

華嚴的手上還有兩把小刀。

「哇——」兩個浪人在泥濘裡掙扎著，苟延殘喘，漸漸地斷了氣。

被刺痛的女人說不出話來，手指著屋頂。剩下的兩個浪人拔刀衝出。與此同時，主丞縱身而下。

主丞一著地，馬上從腰間飛出兩把飛刀，動作非常迅速，像是兩道白光。

兩個浪人晃了一下，血花飛濺，發出痛苦的驚叫聲。

「嗚——」

「啊——」女的拼命抓住泥土爬著。華嚴又扔出一把飛刀。

「咿——」

「加上這個，刺客總共五人吧?!」主丞尚保持著警戒心，問道。

「是——的！」

「尾張雇用的嗎？」

「是——的！」

華嚴輕快地跳下來，落在旅館裡面。

雨還在不停地下著。主丞依然持著大小兩把刀，一動不動地站著。

華嚴突然伸出頭來。

「沒事了，主丞大人！已經沒有人了。」

哧哧——

主丞朝大門的格子拉門刺上一刀，然後慢慢拔出來，擦一下，插入刀鞘。

「給他們治療一下，說不定會有人活下來。然後讓他們回去轉達：『腕下主丞就在中仙道。』」

7

批發場的老闆們和旅館主人跪在主丞面前。

「那…那五個人……威脅……我們……非常害怕……很…很對不起！」旅館主人還在顫抖著。

「那女的已消失了蹤影，四個浪人都已命歸西天。屍體暫且叫人扛到批發場。四個人身上都找不到能確認身分的東西，怎麼辦好呢？」

老人停了一下，然後才第一次抬起頭，仔細瞧著主丞。

「不好意思，請你們表明身分！」

「確認刺客的身分大概很難吧?!不過，這四個人身上都帶著相當多的金子，所以懇請給他們好好辦場喪事。」

「是…是的！那麼……客官是……!?」

「我勸你們最好不要再問下去——」

「那可不行!!」

外面有人大喊一聲。格子拉門像大起大落的風箏似地拉開了。

「我是小豆澤代官所手代（官府小吏）土屋彥四郎。你們殺了四個人，卻像沒事人似的，這可不行!!先說出姓名，然後再講講事情的經過。」

眞是個粗獷的男人，眉毛粗濃，臉呈赤紅。

要是脫掉外套，肯定是挽起袖子的。

「將軍家毒物品嘗人兼御庭總管腕下主丞！這個是……」主丞稍停了一下，吸了一口氣，繼續說。「我…我的家人，叫華嚴。」

「咦——」土屋聽完，雙脚發顫，癱軟地跪在地上。

「不……不勝冒犯，懇請……懇請……恕罪！」

華嚴睜大眼睛，盯著主丞，非常開心地笑了起來。

（死了四個人。不將此事回報的話……）

可是，不知爲何，主丞的臉色已緩和下來。

四季獻立春之卷

1

從晨間開始，主丞的心情一直很不舒暢。

離開桶川的旅館「飯野屋」是早上五時。大概已過了兩刻鐘。

即將到忍之城下，可他卻一言不發。

華嚴知道原因。但是，見他不睬自己，感到很難受，所以她也一直沈默不語。

（如實地告訴我就好了……）

既然他不說明原因，自己也就無法安慰他。

華嚴掃了主丞一眼。

皺著額頭，橫眉怒目，緊咬著右頰。牙齒痛得很難受。

（拔掉就好了。他若是說出來，我就幫他。可主丞大人是個很要強的人，一旦說出疼痛，就認爲是示弱。）華嚴越想越生氣。

從這裡可以看到忍之城下有名的噴泉茶館。

「主丞大人！到那家茶館吃中飯吧！」華嚴語聲嬌柔，臉上卻露出惡意的表情。

「喀喳、喀喳！」華嚴吃著櫻葉糕，故意發出聲音。

喝茶時也「滋滋——」連聲。

主丞連斗笠也不脫下，背向著華嚴，坐在茶館的條凳上，拿著一杯茶，也不喝。

華嚴偷偷地看他一眼，發現他的右太陽穴抽動著。她漸漸感到不安。

2

同一時刻——

從江戶城外出發的快馬傳信人已到達尾張的名古屋城。

傳報說：將軍府答應三代藩主綱誠二十歲的兒子通春爲尾張的繼承人。

這個叫通春的現正對著重臣門，滿面通紅地怒吼著：

「無論如何，非殺腕下主丞不可！」

從小體質弱，即便使勁拉開嗓門，聲音也大不起來，年邁的重臣們只好豎耳傾聽。

「非殺不可！無論如何……」通春像在說著譫語似的，一直反覆著。

一個重臣忍不住，把通春所說的話詳述了一遍，然後發言：

「臣下以爲，不能公開派人刺殺，更不要派藩士前去。如果輕易去刺激江戶幕府，可能招來不測。說不定這是主丞那混蛋設下的圈套，故意隻身一人離開江戶，伺機觀察我們的動靜。」

另一人也馬上表示贊成：

「這是有可能的。我想，目前我們還是靜觀一段時間爲妙。」

每個人都感到畏懼，而且已精疲力盡。

腕下主丞這個名字也傳到了尾張，他那神奇般的行事作風令每個人膽顫心驚。

包括幾個忍者在內的許多人都死在主丞一個人手裡，這已形成一種威脅；連光之兵衛都被他殺掉，更令這些藩士嚇破了膽子。

「非殺不可!!」

通春像沒有聽到重臣們說的話一樣，又重覆剛才那句話。此際，舉座嘆聲。

3

七個頭戴深草笠的浪人走得神速，徑直朝茶館而來。

其中兩人已拔出刀。行人驚嚇讓路。

主丞和華嚴坐在條凳上。七個人排成扇形，向他們逼進。

一起揭開深草笠。從脚和身體的動作可以看出，這些人久經沙場。

突如其來，連華嚴都失去行動之機。

他們可能是潛伏在什麼地方等待著，主丞全未察覺。都是牙痛造成的吧?!

「華嚴，往旁邊靠！」主丞嘴未開，用低沈又尖銳含混的聲音命令著。

「是！」華嚴立刻領悟到主丞的意圖，往條凳邊挪動一下身子。

「前面右邊的兩個……」

「是！」

「殺——」其中一個浪人喊叫起來。

信號一出，七人蹬地而起。

與此同時，站起來的主丞飛身而起，落在條凳右邊。

華嚴踢出條凳，利用其反衝力，在空中飛舞旋轉，同時扔出飛刀。

緊接著，主丞也高高跳起，落在迎面而來的七個浪人背後。

此時，小刀已拋出。

「嗚唉!!」

「嗚——」

「啊嗚——」

其中三個人呻吟著，趴倒地上。

華嚴扔出的飛刀刺中兩個，主丞拋出的小刀刺中一個。

接著，主丞往後一轉身，又殺掉一個。

另一人高高舉起白晃晃的刀，想砍殺過來，被主丞砍斷了膝頭。他倒過來時，主丞已經站了起來，舉刀往旁邊砍拉過去。

華嚴疾走，一人緊追不放。華嚴抓住伸到街道上的松樹枝，一轉身跳到樹上。

追趕過來的浪人不知所措地往上看，射下的光線使他眼茫茫看不見。飛刀在太陽光反射下照到他的臉上。浪人一個勁兒眨巴眼，突然眼前一片黑暗，一把飛刀刺進他的太

陽穴，搖晃著。

嗚唉——

主丞正對付著剩下的兩個人。他聳起左肩，刀由正面移到右側，垂放著。左邊一人衝前。右邊的人高舉著刀，瞄準主丞的左橫面，砍將過來。兩人同時行動。

擋開左邊，對方就會從上面砍下；頂住右邊，卻又躲不過左邊。

嘎——

右手拔出刀鞘擋開右邊的攻擊，左邊的人不得不退後一丁點。與此同時，左手舉刀砍過去。刀刃貼住對方的臉拖切而過。

咻——咻——血飛濺在主丞臉上。剩下的右邊那人被主丞那嚴厲的目光震住了。

「切莫白白送死！把活下來的同伴治療一下，然後回尾張報個信吧！」

4

通春身軀矮短，體瘦面小；通身部位都小巧勻稱，看起來總覺得像是裝飾品。但是，發怒時小巧的臉脹得通紅，那聽不清楚的聲音表現出的決斷力讓重臣們大吃一驚，非常合乎情理。

「我…我通春到將軍府請願，得賜吉宗的一個字，改名宗春。取仇敵之名……雖思之斷腸……」通春涕泗滂沱，重臣們似冷水淋身，鴉雀無聲。

「這樣向江戶表示恭順，以保尾張安泰無事……」

喝地一聲，淚流滿面的通春頓時瞪大眼睛。

「如此行事，是爲等待時機，擊殺主丞!!即便將軍府看出這是一種陰謀，只要我表面上示以恭順之意，他們就不能對我們動手!!」說著說著，他自己深深地點了頭，用拳頭擦擦眼淚。他那做作的動作有些生澀，體現出心裡是多麼委屈。

「因此，我們不能再派出藩士。叫浪人們去追趕，可杳無音信，怕是被殺了……」

通春站起來，鼓起渾身氣力，大聲喊叫：

「花多少錢都沒關係！從全國六十餘州召集所有武藝高超的人！火槍高手也好，弓箭名手也罷；就算是女人、老太婆，也無妨……叫他們去幹掉主丞!!」說到最後，聲音也沙啞了，咬牙切齒，忍氣吞聲。

尾張這位二十來歲的男子經常吃冷飯，靠乾俸維持生計，所以非常強硬。他那不同尋常，執念甚深的性格猶如蛇蝎，是主丞最難應付的對手。

5

剛才激烈的殺伐中，可能牙齒暫時不痛了吧，主丞輕快地說著話，好像剛才那段沈默是裝出來似的。

「殺了七個人，又繼續向前進，按一人一里計算，則心又返回江戶七里。」

華嚴靜靜地聽著，走在前面，一邊思考著：

（待會兒牙齒又會痛起來……得想個辦法……）

「殺一人，回轉一里……」主丞似乎對自己的表現非常滿意，一直重覆著。可華嚴沒有答理，他只好一個人獨自在嘴裡咕噥著。

（對了！趁他不痛的時候，做一道死心菜讓他吃……）

「殺一人，回轉一里，殺一人，就接近江戶些許……嗯……」

（爲了離開江戶城而外出旅行，卻這樣念念不忘，大概又想起他那位父君吧?!好可憐的主丞大人……）

「主丞大人！」

「？」

「我幫您拔掉吧！」

「？」

「拔牙，一點也不可怕唷！」

「你已經知道了呀！」

「您認爲我看不出來！」

「嗯！再等會兒吧！別擔心，已經不痛了。」

（吹大牛皮！討厭的膽小鬼，主丞大人……）

已經是四月中旬了，可天氣還是相當寒冷。

主丞和華嚴在檜木林中的小屋休息著。這間樵人小屋炊煮器具齊全，相當方便。可能是到了夜晚的緣故吧，殺人後那種悶悶不樂的心情一直籠罩在主丞身上。

大刀爲枕，閉上眼睛，可柴火的爆裂聲，華嚴做稀粥的砂鍋發出的喳喳聲，就像刀在呻吟，使主丞想起不久前那打鬥的修羅景象，更加煩悶。

（又……牙痛又犯了嗎?!）

華嚴還沒能摸透男人的內心世界，偷偷地看了主丞一眼。

（不過，肚子肯定是餓了！計畫一定能順利實現……）

「主丞大人！」

主丞睜開雙眼，凝視著華嚴。

「飯做好了。太硬，吃了磕牙，所以做成稀粥！」

（吃呀吃呀！嘻嘻，吃呀！）

主丞從華嚴手中接過碗筷，坐定後，毫不猶豫地往嘴裡扒。

嘻嘻——

呃——咬到非常硬的東西，主丞咧著嘴，痛得發麻。

呃——呻吟著，然後吐出來。

「好痛——」主丞雙手捂住臉頰，氣都喘不過來。

劇烈的疼痛傳遍全身，差點哭出來。

「你……你……呼——」

「我放了好幾塊小石頭！」

「呼——華…華嚴……」

「死了心吧！已經非拔不可啦！很好吃吧！華嚴做的死心菜……哈哈哈哈——」

華嚴咯咯發笑，伸出手緊緊抓住主丞的臉頰。

「來，主丞大人！阿——」

主丞只好把嘴巴張得大大的。

華嚴把她那溫柔的手指伸進主丞嘴裡，開始敲敲他的牙齒。

咚——咚——

「這個嗎?!」

「唔……」

「還是這個?!」

「啊嗚——」

「是這個!!」

華嚴立即把線套在那只牙齒上。

「你做什麼？做……」

「這根線塗上了蠟，把它套在疼痛的臼齒上往上面一拉，線不會斷就能拔掉。」

華嚴拖著線跑。

主丞也跟著跑。

「啊啊……呼——」一邊呻吟著，一邊緊跟著華嚴。

「不行哦——不能跟著跑！」

「呼呼——」華嚴往反方向跑。

主丞也跑著，緊緊跟在華嚴後面……

「主丞大人，站住——」

主丞還是一個勁兒跑著。

華嚴跳起來，躍上前面那棵巨大的檜木枝椏。

牙齒掉落，主丞嘴裡流出了血。

就在這一瞬間!!

兩支長槍從暗處飛向主丞。

主丞左手抓住其中一支，躲過另一支，隨即擲出小刀。

待在樹上的華嚴也扔出飛刀。

來人之一被華嚴的飛刀射中脊背，踉蹌了一下。華嚴看到，大步躍下，跑進小屋，拿起主丞的刀。可沒等她回來，兩個浪人已經戰力全失。

「好痛——」此時，主丞皺起眉頭叫痛，隨即怒喝：

「滾——」

華嚴在找著什麼東西。

「找到了！這個，您拿去做保護神……」

主丞閉上眼睛，靠在樹上，狠命地喘著氣。

「你……你這丫頭！」

6

白皙、柔軟，又漂亮的手。

尤其那食指特別纖細，引人注目。

放在地板上的蠟台燈雖然照不到她的上半身，猶能識別她是一個女子。

有些朦朧，可她那長髮在肩上飄動著，還是看得見。

身上穿著碎白花紋綢紗窄袖便服，端坐著，膝蓋上披著一塊白布，以防弄髒。

地板上也鋪著白布，上面擺著一種叫「自動裝置」的管打式短筒的零件。

有像銃身那樣大的零件，也有像螺釘那樣小的部件，都已經磨得油光滑亮。

裝上蛭銜，插上蝶筌。安裝動作非常熟練，乾淨俐落。

如果不是非常熟悉這種銃，平時不離身上的人，是很難做到的。

槊杖也裝上了。漸漸地，短筒的模樣出來了。

槍機，扳鎚，還有扳機都用螺絲鎖住。這樣，短筒就完成了。

籠罩在夜空中的烏雲漸漸散了，圓月之光把大地染成金黃色的庭園式盆景一般。

這間火槍小屋也不例外，被映照得像一個庭園式盆景。

前面是十五間（一間等於六尺）長的角場（射擊場），裡面是鍛冶場，再裡面的壁龕前坐著一個女子。月光朗照。女子手上拿著剛組裝好的短筒，站了起來。

壁龕上掛著一幅「正流霞」的掛軸。那女子正面對著掛軸，做著站立單手射擊的姿勢。纖細的食指緊緊地扣住扳機……

咔哧——管打落了下來。

女子回過頭來，曲下隻膝，火槍口斜向空際，遠距離射擊。這叫「思無邪」。

咔哧——朝圓月開了一槍。

右半身在月光照射下，她那蘊蓄著堅強之意志的美麗容顏顯得清靈幽雅，連月光都

比不上。

接下來是坐姿射擊，

咔哧——繼續朝圓月開了幾槍，翻一下窄袖便服的袖口，馬上走到隔壁房間。就在此時——臉的左半部有一處火傷的痕跡。月圓之夜的緣故嗎？

女子名叫霰，繼承了銃術霞流，是個高手，名聲正逐漸遠揚。

這個年代——

世人對火槍射擊的技藝認知多少，尚不清楚。

可是，據日本《武藝十四事》（貝原益軒著）記載——

> 射（弓）、騎、棒、刀、拔刀、擊劍、眉尖刀、鎌、槍、鳥銃、發碟、火箭、捕縛、拳，共十四門，火槍（銃）包括在裡面，作爲一種武藝，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順帶一提，所謂「鳥銃」，指的是火槍、小筒、手筒、手銃、種島，包括鳥銃在內的統稱，是一種小銃術。發碟指的是大筒、大炮、大鐵炮、石火矢等等火炮術。火箭指的是棒火矢、地雷、狼煙等等火術。

7

眞是一片壯觀的山藤，彷彿是紫色的瀑布飛瀉而下。

一丈方圓的山坡上開滿了紫藤花，爭奇鬥艷。

主丞和華嚴被這片景色深深迷住了，情不自禁地停住脚步，久久無聲。

太陽高掛，周圍一片翠綠，非常寂靜。兩人瞬息之間忘卻這裡也是凡塵俗世，各自沈入自己的心事之中。

走過武州與上州的交界處傍璽堂村，兩人朝著本庄宿的方向走去。

爲了尋找泉水，往路旁一拐，就看到了這片山藤。

「眞美！」

「嗯！」

看到某樣東西，感到驚奇時，華嚴總是把眼睛睜得大大的，表情無邪極了。

「哪，華嚴！」

「什麼事，主丞大人？」

「你知道藤蔓是往右捲，還是往左捲？」

「……」

「人們常說，腦袋聰明的人往右卷！」

「？？」

「你的腦袋如何？」

「我……我……」華嚴噘著嘴，獨自一人朝山藤方向跑去。

就在此時——

山藤花叢中有了動靜。

箭朝這邊射過來。

「危險，華嚴——」

主丞右手按住小刀，朝山藤方向跑去，一邊拔刀，扔了過去。

「咻——」一聲，羽翎破空飛至。

華嚴躍起。

箭射偏了，掉進草叢。

「咻——咻——」華嚴脚一著地，就連續往山藤花叢裡扔出飛刀。

山藤花叢中沙沙作響，鑽出兩個浪人，跌跌顚顚。其中一個被主丞扔去的小刀刺中

胸部，跌在草叢上。

另一個被飛刀射中肩膀，手中握著的半弓（可坐射的短弓）弦線已斷，搖動著。

主丞甩掉大刀的刀鞘。

浪人扔掉弓，手繞到背上的大刀，拔了出來，大聲吼叫：

「殺了你，就可以得到百石糧食！」

「不管怎麼說，生命乃萬物之本。」

「正因爲生命存在，才有地獄般的人世間。乾脆死掉，就不會挨餓！」

「……」

「我把自己的妻子推進火坑，靠她掙來的血汗錢才活到今天。你可知道，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才盼到這個時刻。要嘛領到百石糧食，去贖回妻子，要嘛夫妻雙雙陷入火坑地獄。」

「叫什麼名字？」

「喝——大葉子，野原之助……」

兩人的脚下長滿大車前，開著朵朵小白花。

「小時候，我們把大車前的稈子捆在一起，兩頭用力拉，拉斷了就算輸。」

浪人瞇起眼睛，唇端微抿，接著說：

「你我這場決鬥也跟我小時候的遊戲沒什麼兩樣，大不了就是大車前的拉力戰罷了……哪一邊的稈子會被拉斷呢？」

浪人的刀從背上落地，刀尖插在地面上。主丞掄刀反手繞左方過頂。

兩人的左脚同時往前踏出一步。

關鍵時刻，動作是如此迅速!!

兩人同時保持警戒。

華嚴輕輕地呼了一口氣，手伸入藤蔓。

浪人血濺橫飛，倒在地上。

「叫你……飛往……極樂——」

華嚴看到藤蔓，叫了一聲：

「啊——原來是往左捲！」

主丞沒有回答，呆呆地站著。

在他的腦海裡，紫色山藤像漩渦似地迴轉著，細聲向主丞傾訴著什麼。

（心灰……意冷——）

8

名古屋城內的庭院造了一座射擊場。

四面八方點燃篝火，明亮得如同白晝。可是，與此很不相稱，周圍一帶潮濕得很，彷彿雨將臨，而且死氣沈沈，似乎即將發生什麼事。

射擊場裡面掛著火槍靶子。這靶子稱作「角」，各邊八寸的正方形，底白色，中間劃著一個直徑兩寸的黑色圓圈，稱作「星」，兩邊用竹片夾著，掛在上面。

距離靶子大約十五間遠。

此時，霰正以立姿，準備射擊。

右手拿起短筒，與視線同高，胳臂有些鬆緩，以防反彈過來。

頭部後面束起濃密修長的頭髮，身穿橘黃色罩衣，打扮很隨便。這樣反而使全身散發出更加亮麗的艷彩。

並排的重臣們緊盯著靶子正中央，只有通春注視著霰的容顏。

通春所看到的半邊臉，火燒傷的痕跡顯露無遺。

轟——

霰手上的短筒噴出火焰。對面舉起白旗，表明打中了靶子上的星點。

「呼哇——」靶場內一片驚嘆聲。

「漂……漂亮極了！」

通春手拿靶牌，仔細看著，情不自禁驚叫起來。

兩寸星點的正中央被打穿了一個孔，通春遐想它就是主丞的胸脯。

霰端正坐姿，面對通春，雙手伏地。此時，一個重臣讚道：

「她是霞繩次之女，名叫霰。是唯一繼承正流霞銃術的人。」

「著名的霞流，我早已聽說。剛才的火槍術棒極了！不過，人不可能站著不動，也不能保證總是這麼明亮。即使如此，你也能很準確地打中嗎？」

「請把火熄滅！」

「什麼？」

「請欣賞霞流・暗夜射擊！」

霰的話聲中充滿自信。通春和重臣們都沈默下來。

篝火澆了水，陸續熄滅。射擊場一片漆黑，寂靜。

霰再次面朝著靶子。

一直站著，短筒下垂。還是保持站姿？……

稍微……凝目一看，靶子上的白點依稀可見。

短筒慢慢舉起，一到與視線等高，忽然停住。

左眼閉上。

轟——

銃聲轟鳴，一瞬間，白色的靶子搖動了一下。

從漆黑的對面傳來了驚叫聲：

「打中了——啊！打中了……星的正中央……竟…竟然……」

9

已經連續下了六天的雨。

本庄往右，通往中仙道，往左是通往下仁田的路。

主丞選擇往右，現正走在石神一帶。

雨下得比剛才還大，已成了傾盆大雨，無法再往前走下去，只好到金久保路標附近的辻堂（路旁的小佛堂——編者）避雨，等雨小一點再走。

辻堂格子窗外，赤城山煙雨濛濛，一幅悠閒景致。兩人一邊看，一邊吃著飯團。吃完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雨越下越大，簡直像整個天空都快掉落下來似的，下個不停。

華嚴彷彿睡得很香甜。

突然，雨簾外有一女子戴著竹斗笠，背著荷包，向辻堂靠近。

是霰。

眞竹皮編成的斗笠，下雨天專用，特別大，既能把雨滴彈開，戴起來又能遮住臉。

霰接到尾張偵察者的聯絡之後，追趕過來。騎馬過東海道，轉乘快轎，走中仙道，現在虧了這場大雨，趕上了主丞。

霰隱藏在辻堂正面的八角金盤茂葉裡，悄悄地放下行李。

叭嗒叭嗒叭嗒——雨打在八角金盤的葉子上，霰聽其音，心情沈重，倦怠，無精打采。可能是爲了提起精神吧，她用食指捅破辻堂的格窗。

（腕下主丞……如果從格窗的縫隙開槍，那可是所向無阻。相距八間，沒有東西擋住，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是這場雨……得用斗笠遮隱，才好射擊。不過，火藥似乎有點潮濕了……萬一沒有打中……）

食指上，雨水滴落。

（等雨停吧……還是趁著黑夜開槍爲上策！）

霰一直在茂密的八角金盤葉底躲藏。

10

主丞忽然感到一股嗆人的氣味撲鼻，醒了過來。

既不是青草熱氣，也不是花的香味。像是牝牛的臭汗味。

下了好長一段時間的大雨總算停了，不覺間，辻堂四周漸漸籠罩在薄暮之中。

（這種氣味……會是女人的汗味嗎？如果是刺客，爲什麼不出擊?!）

華嚴還沒有醒，大張著嘴酣睡。主丞情不自禁地苦笑一下。今天本該輪到華嚴守衛的，可是——

（兩個人都不知不覺地睡著了。對刺客來說，這可是絕好的機會，她卻在猶豫什麼

呢？等什麼……難道是等雨停？……莫非是……火槍……）一思中的，主丞愕然。

（雨停了……危險！）

伸出手去，悄悄地拉起華嚴的耳朵。

「噓——」華嚴楞了一下，想說什麼。主丞捂住她的嘴，在她的耳邊小聲說：

「有人正拿著火槍瞄準我們。」

華嚴嚇得呆若木雞。

「我從地板下出去，你佯裝著，像是我還在場一樣。」

「是……」

霰等得太久了。

悶熱的身子冒出了汗；而且，隱藏在八角金盤的茂葉中，氣味更濃了。

加上雨已停，刮起風來，氣味跑到辻堂。老練的霰卻未察覺。她擔心火藥發潮，雨停後又在意樹葉上的的水滴，再等了一陣子。

（不能再等下去了……）

霰動作迅速地脫掉斗笠，敞開胸膛。

管打式的短筒正藏在她那豐隆的乳溝間。

十分熟練地握住槍，朝著辻堂瞄準。

嘴唇上銜著第二顆子彈。

（——出來吧，腕下主丞……）

霰那彎彎的乳房，隨著她猛喘氣，搖動著。

11

「雨停了，主丞大人！」華嚴伸出頭來，仰望天空。

演著獨角戲，彷彿主丞在房內似的。可能是挺高興吧，那雙圓圓的眼珠一個勁兒眨個不歇，不時露出笑容。

霰藏身於八角金盤的茂葉下，等待著主丞出現。

她把槍口對準華嚴，一動不動。

「主丞大人——地面濕漉漉的——」

主丞赤身露體，走到辻堂地板下，雙手抱住脫下的短袖便服，嘴裡銜著小刀。

眼前的地面經大雨沖刷，積了一窪小山丘流下來的泥水，成了一片泥濘。

主丞從站的地方，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八角金盤茂葉中的霰，和她手上的短筒。

擺出射姿，胳膊些許顫抖都沒有，證明這個槍手定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兩人的距離四間——

主丞凝視著霰的胸部。

呼吸的時候，兩個乳房些微隆起，搖晃著。

主丞使自己的呼吸與對方合拍。

吸進，呼出——

吸進——

快要呼氣的一瞬間，主丞躍出，手裡揮舞短袖便服，蓋在泥濘上面。

霰快速轉移槍口。扳機一勾，管打落下。

咔哧——霰的臉歪了一下。

主丞踩上蓋住泥濘的短袖便服，縱身而起，從八角金盤茂葉上攻擊。

——可是，右手拿起銜在唇上的小刀，卻不知爲何，沒有砍落。

「沒……沒開槍就……敗了……」

霰把短筒抱在懷裡，銜在嘴上的子彈掉了下來。

不覺間，華嚴也已站在旁邊。看到霰的半張臉上全是火傷之痕，她倒吸了一口氣，趕緊轉移視線，同情和憐憫之情表露無遺。

主丞靜悄悄地轉過身去。然後，撿起掉在泥濘上的短袖便服，鬆了一口氣。

「爲…爲什麼不殺……」

霰的眼睛通紅，追尋著主丞的脊背。

「不殺，但沒有理由。不殺而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何樂而不爲！」主丞頭也不回，邁步離去。

華嚴背起行李，雙手抱著主丞的大小刀鞘，跟在後面。對霰太同情了，轉成溫情，竟有些戀戀不捨。

「肯定是火藥發潮了……下了那麼大的雨呢！」

（此話何意？……要是火藥沒有淋濕，結果會是如何?!）

主丞發著呆，苦笑起來。

就在此時——華嚴轉過身去，大步飛跳起來。

她看到霰撿起子彈，迅速裝上，正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

華嚴撲向霰，兩人扭成一團。她想奪走霰的短筒槍，大聲喊叫道：

「救救這個女子吧，主丞大人——」

12

雨後的夕陽閃爍著最後一瞬間的光芒，令人目眩。

河灘上的石頭被夕陽染得通紅，河面的暮色漸漸合起。

華嚴正在河裡拔著水草。

霰被綁在粗枝橫出的赤松樹根下，嘴裡被套上猴嚼子。

主丞把她的短筒插入她的胸膛。

華嚴把採到的水草接成一丈多長，一端綁上小刀，另一端放在霰的腳下，上面壓著適量重的石頭。

「水草一晒乾，就會慢慢縮短。一旦變短，小刀就離你越近，不一會兒，你一伸出腳就能搆到。用腳勾過來，後面的手抓住小刀，就能把繩子割斷。可是，到那時候，我們已經走了有四里多路，追也追不上，死也是白死。難道你不認爲，還是活著比較好？」

霰用惡狠狠的眼神回看主丞一眼。

「只說一件事……」主丞也以嚴厲的目光盯著她。

「如果你是男子，一到辻堂，可能就開了槍！可是你害怕火藥發潮，甚至注意到葉末的雨珠。不愧是個女子，考慮非常周到，把短筒抱在自己的懷裡，想等到雨停吧！然而，你卻忘記，身上的汗水與雨水同樣會淋濕火藥。還有一件事。你一直想確認自己所要擊殺的敵人，一直想親眼看他的臉。證實了，再開第二槍。也許你自己沒有意識到，你的這種性格是不能否認的！」

（正因爲是女子，才錯過開槍的機會。而且，或許還不了解男人。她那臉上的火傷說不定是男人造成的？不！不要再猜測了……）

「而且，也沒必要對尾張忠心耿耿。我們希望你能作爲百分之百的女子活下去，所以要離你而去。」

華嚴給霰戴上竹皮斗笠，用純眞的眼神看著她。

「你不要追過來，大姐！」

然後，微微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

「再——見！」

華嚴回了好幾次頭，所以每次都落在主丞後面，只好小跑步追上。

趕上了，又回過頭。

「不要緊吧，主丞大人?!」

「……」

「嗯——主丞大人，當眞因爲她是個女人，才開不了槍嗎？」

主丞沒有回答。

「我去看一下吧！」

「爲什麼，華嚴？那個女人可是一直想狙擊我們的啊！」

「肯定是孤獨一人，才……一定是孤獨一人，才專注著把心用在短筒的射擊上……」

霰的身影早已看不見了，華嚴還在回頭張望。

「我也是……因爲獨自一人，所以才每天每天，在麻稈上跳，扔飛刀……因爲沒有其他事可做……父親和母親都不在人世了，除了扔飛刀……再也無事可做了……」

華嚴的眼角溢出一線淚珠，閃閃發光。

「寂寞的時候也……扔飛刀，跳來跳去……那個人肯定同我一樣……我感覺得到！如果她的父親、母親都在，高興的事太多了，就不會用短筒這種可怕的東西……」

這一次，主丞回過頭來，然後轉過身，走回原路。

前面，華嚴蹦跳著，不時回過頭看了看主丞，朝他天眞地笑著。

13

繩子已被切斷，四周圍看不見霰的蹤影。

華嚴呆呆地站著，臉上表情顯得非常複雜，又是感到慰藉，又是感到傷悲。

突然——主丞眼疾手快，掩住華嚴，張開雙手。華嚴瞿然，使勁朝赤松林裡看。霰手裡拿著短筒，步履蹣跚地走出來，逼近他們兩人。

「這…這次可要……這次可要……」唇裂，髮上泥乾了，變成白色，彷彿白髮。

「呵呵……我領子裡藏了三顆子彈呢！腕下主丞，這一下可要你的……命……」

持著短筒的兩隻手和胳膊突然顫抖不停。

「你說我畢竟是個女子……說了很多。我可不是在等雨停，而是等著夜幕降臨。暗夜中射擊是我最拿手的。你說的那些話，我聽了可笑極了……」

「我們沒殺你而離去，並不是要你感恩戴德。如果殺掉你，就不會有現在這種狀況發生了。因此，這次我有一個要求……我們來比比武藝，怎麼樣?!尋常的較量！」

突然，霰那咄咄逼人的殺氣緩和下來。主丞沒有錯過這一時機。

主丞用脚踢起河灘上的小石子，一個縱身，從華嚴懷裡取出萬力鎖，向霰拋去。

啊——

哧利——萬力鎖像活物似地伸出，環住霰的右腕。主丞一落地，就把她按倒在地。

「你應該立即開槍才是！一看到我們返回這裡，就應該毫不猶豫地馬上開槍！你失去了兩次機會。正因爲是女子，才想說句抱怨的話吧……」

「爲…爲什麼……回來……?」

華嚴撿起掉在地上的短筒，回答道：

「因爲我們擔心你！」

霰顯得迷惑不解。

主丞蹲下來，背朝著霰。

「我來背你吧！」

「什麼?……」

「來吧，大姐！」

華嚴把霰往主丞背上一推。

「夜幕快降臨了，沒有必要非得在這裡決一勝負。累了，也耗費了不少氣力。看你

拿短筒的手都在顫抖呢！所以說，等你消除了疲勞，恢復了氣力，再來較量吧！」

「殺……殺了我吧！」

「你不想開一槍，展示你的本領，就這樣死去嗎？」

「……」

「第三次與我們較量，如果你輸了，希望你答應，從此不再朝我們開槍。」

「輸了就是我的死期。」

「我所說的勝負，指的是不殺你而勝。」

「？……」

華嚴輕輕地把手放在霰的脊背上。

「我拜託他的。大姐你好可憐唷！」

霰有些畏怯。主丞大力把她背起來。

「放……放下！」

「大姐！主丞大人可是八代將軍吉宗的兒子呢！尾張的城主殿下會背大姐嗎？」

霰一時說不出話來，全身僵硬得像塊石頭。

「我說你畢竟是女人，還有其他理由。你聽了可能會生氣……你身上的汗臭味眞是

刺鼻！背著背著，我才想到，女孩兒獨自一人，一直靠著短筒生活，大概連洗洗身子的時間都沒有吧?!洗澡時，短筒得擱一邊；否則把它帶進澡堂，很可能發潮生霉……」

霰一下子臉紅起來。

——這只是一瞬間罷了。主丞接下來說的話，使她的臉色變得紙一般白。

「你那強烈的體臭，竟然飄到辻堂裡面。」

「哇——」

霰突然發出野獸般的尖叫聲，用拳頭狠命敲打主丞的頭部、肩部。

「放…放下！放下!!嗚——嗚——哇——」

華嚴嚇傻了；主丞呢，讓她盡情地打。

「討厭哪——」霰全身發抖，大哭一場。

14

渡過神流川，到了新町的旅館。這一帶旅店非常多，熱鬧極了。

夜已深，三個人投宿於路邊的「龜屋」。

霰已是嗒然若失，華嚴極力邀她去洗洗澡。這時，主丞開始擦他的大刀。

「大姐，你不洗洗頭髮嗎？」

「……」

「我呢，覺得太麻煩了！」華嚴咯咯笑個不停，走了出去。

霰泡在浴池裡，精疲力盡，眞想就這樣一動不動地死去。與其說是身體上的疲倦，更確切地說，如果能把憋在心裡的那股悲情高聲發洩出來，該多好啊！

她慢吞吞地往浴池深處移過去，到盡頭，仰起頭來，頭擱在浴池邊上。

此時，水蒸氣動了一下，門口有個白白的裸身走動著。

霰以爲是華嚴回來了，待看清是主丞，身上那股熱血倒流上來，感到頭暈目眩。

「被火槍打中，稱作吃了微塵御膳。」

主丞的說話聲響遍整個浴場，刺激著霰的耳門。

15

原本不怎麼大的澡堂，主丞一擠進來，蒸氣就消失了。

主丞嘩啦嘩啦——把乾淨的熱水澆在身上，咚——一聲，放下小木桶。霰聽到聲音，脊背一陣疼痛，全身僵硬如石。

咚！咚！只有心臟在跳動著，像是生存於石頭中的異種生物似的。

「放下短筒，洗洗熱水澡，大概時隔甚久了吧?!」

主丞泡在浴池裡，望著霰的背脊，憐惜地說。

突然，霰反彈似地用手巾遮住身前，迅即站起，以脫兔之勢，就想往外衝。

「你的頭髮有一股氣味！作爲女人，比起身子讓人看到，對此應該更感羞愧吧！」

主丞那無情的話語，使霰停下了脚步，不顧一切地蹲了下來。

原已消失的女性特質像夏季的熱氣似地漂溢、游動著。

「還沒問你的名字呢……」

「……」

「彼此都裸著身子，隱名埋姓，不太自然吧！」

「霞的……霰。」

主丞嘩地跨出浴池。這下子霰像得了虐疾似的，全身顫抖起來。

「還是看這邊吧！」

霰顫抖得越來越厲害，雙手捂住胸脯，彎著身子蹲下，像一隻蝦子似的。

「你要朝這個人開槍，爲什麼不敢正眼看他的胸脯?!難道只有變成屍體才能看嗎？

不能正視敵人，可不能說是眞正的銃術家！」

這樣的羞辱，讓霰渾身火燒般熱了起來。

「不能正眼看，就不能一決勝負!!與一個不是銃術家的人較量，簡直是白費勁！」

霰轉過身來。與此同時，主丞伸出雙手，緊抱住她那柔軟、裸露的身軀。

霰用力喊，卻不成聲，在主丞懷中向後仰起頭，雙手奮力頂推，掙扎著想逃。

主丞手急眼快，把身子鑽進霰的手裡，繞到後面，伸過雙手環住，讓她動彈不了。

啊——

主丞兩隻手掌抓住霰那一對豐隆的乳房。

「爲…爲什麼……」

霰的雙唇戰慄，嘴裡發出沙啞的聲音。

「我說過要讓你活下去。愛戀他人的心，憎恨得欲將人殺掉的心情，都會讓你興奮萬分。憎恨我好了……對這個第一次讓你成爲眞女人的男人，你原本計劃殺掉他，殺不成，反而被強暴……飽嘗這種恥辱，帶著悔恨之情，然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繼續追擊狙殺我吧！」

霰的兩個乳頭已經聳立著，主丞用兩手的手指柔柔輕輕地撫摸著。

「想咬斷舌頭，也爲時已晚。可以說，這樣子已算是被我強暴了。你又失去一次機會啦，霰！」

啊——一種刺痛的感覺，忍受下來，卻有一種莫名的甜蜜感，從乳房傳遍全身……不斷反覆地漂溢全身。霰情不自禁地呻吟著，然後，伴隨著自己的呻吟聲，身子也兩次、三次不停地顫抖著。

16

華嚴已入迷了。

有生以來第一次親手拿著短筒，好像小孩找到自己喜歡的玩具一樣，仔細端詳著。拿在手上，朝著庭院擺個姿勢。眞想扣下扳機，可還是拼命忍了下來。

（眞煩人啊……要是裡面裝著子彈……我想，裡面不會有子彈吧……有嗎？到底有沒有呢？）華嚴蠢蠢欲動，總想確認一下，卻又不知該不該做。

終於，華嚴閉躺著，銃口對準天花板。

然後，「砰——」可愛的槍聲響遍整個房間。

「砰——」

破瓜的疼痛侵襲霰的全身。

女陰痛極了，一片熱痛，好像整個身子快斷成兩截似的。

但是，插進來的東西一旦抽回去，那種熱痛的感覺反而帶有一種甜密感，使她情不自禁地用力伸出雙手，抓住主丞的脊背。

就在此時，她的唇被吸住了。

腦袋裡的火藥爆發了。

散發出紅紅的火花，不停地閃著一道道白光。

啊——霰用力挺起腰部，四肢緊緊挾住主丞的身子，昏迷過去了。

華嚴等著主丞和霰，倦了，就睡著了，嘴巴張得大大的，猶是一副小孩的睡臉。

這個十一歲的少女，自從出來遊歷，已經遭到四次襲擊了。

由於疲倦，全身軟綿綿的；而且，又是剛洗完澡。

突然!!

「危險！主丞大人——」華嚴大聲喊叫，四肢發抖。

聲音非常大，端著飯菜進來的女侍一聽到，嚇得差一點失手。

這女侍眼睜得老大。

因爲華嚴手裡還緊緊握著短筒。

霰感到心滿意足。眼睛充血，無法集中精神，整個身子舒軟軟的。

溫度剛好的熱水不停地從頭上澆下來，漸漸地，意識回復了。

啊！

發現主丞正在給自己洗頭髮，霰無奈地領悟到，一切都結束了。

奇怪的是，她不覺得有厭惡感。豈止沒有本應該有的憎惡感，她甚至希望能一直保持這種舒適狀態，感到心裡憋得慌……困惑極了。

霰讓主丞隨意地洗著頭髮，一邊聞著熱水的氣味。

這好像也是主丞體內發出來的東西。

「霰！」

「……」

「你不冷嗎？」

「……」

主丞用手撥開霰那濕濕的頭髮，輕輕地撫摸火傷的痕跡。

霰一下子定住了，想轉過臉去……可主丞把她轉過來，盯著她看。

「霰，你爲什麼要遮住臉?!這個火傷的痕跡如果是證明你過去的痛苦，它就是你此刻這種嚴肅之美的源泉。這樣想的話，這個傷痕就不是痛苦，而會感到一種堅毅的美……不是嗎？」

唔——霰心裡輕輕一響。

即使兩人在浴池裡面對面泡著水，霰還是無法直視主丞的眼睛。

肩膀綳得緊緊的，心臟又開始撲通撲通跳動著。

「人們常說，和女孩子一起入浴，立刻就可以判別出她是不是處女！」

「？……」

主丞微微一笑，把手巾弄得鼓鼓的，浸到熱水裡。

嘭……嘭！氣泡浮到水面上，綻開了。

「哪——」

「……!?」

「已經與男人睡過的女子，入口處的門是敞開的，裡面一片蒸氣籠罩。如果進入浴池，那氣就會飄飄搖搖……」

霰滿臉通紅，雙手捂住臉。主丞大笑，整個浴室都迴響著。一會兒，霰那通紅的臉慢慢緩和下來。

就在此時，外面傳來粗野的叫聲，把主丞的笑聲煞住了。

「據報有人持著短筒，所以出來查看!!」

與此同時，兩個男人跨進浴室來。兩人都是衙役的派頭，左手全持著大刀。

「我是岩鼻陣屋手代（手代即衙門小吏），名叫村上。」

自報名號的那人與另一個互相看了一眼，笑得讓人惡心，一邊在估量著眼前兩人的手下高低。

「這可眞是……」

「兩位正盡興的時候，眞對不起！」

說了一大堆有的沒的，走了過來。其中一人已準備拔出刀來。很明顯，他知道主丞手裡沒有武器，正準備出擊。

主丞猛然劃開水面，站了起來。

呼——兩人畏縮了。

不可思議——主丞的雙手正握著兩把大飛刀。

不言而喻，把飛刀留在浴池裡的是——華嚴。

17

客人一大早就出發了，時爲清晨五時。客棧又回復平靜。

這客棧既不是本陣（本陣：諸侯所住的旅店），也不是脇本陣。此時大門前停著一挺很不相稱的法仙寺駕籠，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四個自稱是岩鼻陣屋的官員正在等人。

昨晚，因爲主丞說出自己的名字，陣屋（地方官的住所）派來了使者，捎了代官（地方官）的口信，請主丞務必順便往訪。主丞答應了。

主丞早已看出，客棧巡察，代官的使者，還有正在等待的駕籠，全都是假的。

「您明知有詐，爲什麼還如此沈著？」華嚴吃著遲來的早餐，低聲含混地問道。

「利用那些人的詭計，先說我們要去陣屋，這段時間就不會遭到襲擊，我們昨晚才能穩下心來睡覺呀！」

「原來如此！哈哈哈——」華嚴笑得很不體統，伸出兩條腿。

華嚴這樣做是考慮到霰。她筷子都沒動，只是垂頭不語。

華嚴想表明，對自己與主丞，是不需要客氣的。這可稱作華嚴式的智慧吧！

「可沒有什麼代官請我去。不管怎麼說，趁著傍晚，我們自己走一趟。霰！」

「……？」霰嚇了一跳。主丞主動靠過去。

「如此……這般……按我所說的去做。」

「華嚴，你也過來一下！」

主丞還沒說，華嚴就已經把臉湊過來，圓圓的眼珠閃閃發亮。

「呵呵呵呵——」

霰加入這個隊伍，高興無比。

華嚴也沒有姐妹，孤零零一個人；自己和霰也一樣。思及此，主丞感慨萬千。

朝陽高掛，照到客棧與街道的一半。

等著主丞的駕籠拉門開著，正朝著朝陽。

駕籠的另一側，朝陽照不到，非常陰暗。

看到主丞走出客棧的影姿，僞裝的衙役們有點目眩。

朝陽照射下，他顯得威風凜凜，非常瀟灑。

「來來，請，請……」

其中一個假冒的衙役立即邀主丞上轎，那種造作的演技眞是笨拙得很。

就在此時，霰從客棧裡衝出來，追著主丞。

「主丞大人——也把我帶去吧！主丞大人——」

披頭散髮，赤著脚，朝著駕籠奔來。

「不要拋棄我——」

霰演得那麼逼眞，每個人都覺得她已處於半瘋狂狀態了。

「啊！主丞大人——」

四個假衙役都手慌脚亂，想制止霰。

「這…這個……」

「擋住她！」

兩個轎夫也完全呆住了。

主丞脫下竹皮草履，立即上轎，呼——一聲，馬上從裡面關上拉門。

隨即打開另一側的拉門，又下了轎。

華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搬來一塊壓醬菜的石頭。

主丞接過來，放進轎內，然後關上拉門。

霰撒潑得非常可怕。爲了拖住這些假衙役，兩手貓似地亂抓，亂跳，亂叫。

「快…快一點把駕籠扛起來……」

四個人好不容易甩掉了霰，圍住駕籠，飛快地跑走了。

「主丞大人——」

主丞正和華嚴躲在另一側陰暗的院子裡面，忍住了笑。

尤其是華嚴，非常難受地扭著身體，一邊看著霰那邊，差一點流出眼淚，一直跺著脚。

霰也跑了過來，第一次開心地笑了。

「不殺人就可了事，再好不過了！」主丞喃喃自語。

18

方才小跑著趕路的駕籠，此時已抵達旅店區之外的溫井川。

駕籠前方是河堤，兩側蘆葦叢生。

啾!!啾!!

卡哧！卡哧!!

蘆葦叢中長槍頭閃閃發光，刺進駕籠兩側。

打開拉門的假衙役，在那裡等候的浪人，看到駕籠裡只有一塊壓醬菜的石頭坐鎮，聲息全無，都傻了眼。

19

河面在陽光照射下耀眼閃爍，燕子輕快地戲著水。

陽光如初夏般暑熱異常，而且無風，走起路來就全身冒汗。

這條柳瀨川因爲不是定時擺渡，即使有渡船，時間上相當不穩定。

船資通常是十二文錢，根據船家的意思，有時增爲十五文，甚至二十文。

現在，渡船停泊在對岸，看不到船家的踪影。

主丞動手脫掉衣服。

「咳！如果有人躲藏著，怎麼辦？」

華嚴很不安地問著。霰移開目光，掠過主丞那裸露的身軀，遠眺著對岸。

「話是這麼說……可是，要將船拉過來，就得游過去呀！」

華嚴拿出小刀，遞了過去。

「不用！」

「可是……要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潛水逃回來。不必擔心！」

「把飛刀扔過去，若是接不到……那我可不管了！」

主丞沒有答話，跳進河裡。

華嚴在旁邊觀看，覺得水從脚跟涼上來，脊梁直打顫。

霰垂首蹲了下來，沒有往主丞那邊看。

華嚴雙眼緊追著潛到中游的主丞，全神貫注，手中緊握著飛刀。

（主丞大人一定是以爲，萬一發生意外，姐姐必會開火掩護他，才不帶小刀去吧！對啊！有短筒呢！）

華嚴情不自禁，依賴似地朝霰那邊看。但是，她又立即感到不安。

（不過……她會開火嗎？大姐……）

主丞已到了深達半腰的淺灘，直向停泊著平田船（平底長形小舟）的地方靠近。

霰稍微壓低視線，緊追著主丞的背影，直到視線觸及船繩。那一帶河水渾濁，船靠

近岸邊，所以船繩有點鬆緩；鬆緩處，繩子落入水中。

霰凝視著，忽然吃了一驚。

一點點……眞的是一點點，霰看到船繩在水沒處蕩出了波紋。

就在此時，霰已擺好架勢，短筒瞄準著船。

「啊！」華嚴也急促地叫了一聲，扔出了飛刀。

藏在船底的兩個浪人撥開茭白筍叢，舉起早已出鞘的刀，向主丞撲過去。

與此同時，旁邊的蘆葦叢中也跳出四個人來。

那地方在飛刀所及的距離之外。

「主丞大人!!」

華嚴縱身入河……倏地——

轟——震耳欲聾的銃聲響徹河面。

浪人之一從船上跳進水裡，舉刀砍向主丞，胸口卻已噴出血來，翻身沈入水底。

轟——第二槍，船繩彈了一下，斷了。

這樣一來，船首迴轉，順水靠了過來，主丞正好頂住。然後，斜眼看著那些在河裡動彈不得的浪人們，一邊迅速爬上船。

華嚴也游了過來。

「主……主丞大人！」

「來，快點！」

主丞把華嚴拎上船，然後很熟練地操起竹竿……不知道是在哪裡學來的?!

霰裝了第三發子彈，直立著，緊緊盯著那些浪人。

主丞放下心來。忽然，想到一個可怕的場面。

（這時候——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斃掉我吧……）

可是，霰的銃口從未對準過這條船。主丞赧然，馬上打消這個念頭。

三個人乘著平田船，順著急流而下。

「這條柳瀨川從烏川流到甘樂川，然後會入碓冰川。這樣下去，我們可能會到達高崎的前面，大日堂的渡口附近。」

「主丞大人爲何如此清楚？這可是初來乍到啊！」

「無論是天文，還是地理，世界上森羅萬象，無所不知！」

「眞厲害！」華嚴驚奇得有點誇張……

「這麼一說……」她壓低聲音說：

「客棧的床頭屏風是不是有貼著河流和旅館的圖案？」

主丞聽了，差一點把竹竿掉進河裡。霰總算露出了笑容。

「嘻嘻……」

華嚴看到，也笑開了。

（……是囉！爲了讓霰笑出來，提起精神，剛才那一剎那的玩笑……而且，把我當作笑料，讓她知道，我們正深深地感激她……）

兩岸碧綠，和著芳香，迎面撲了過來。

沙——鯉魚翻騰！

哇——華嚴吃驚的表情忒誇張，爲的是引起霰的注意。

「看！大姐，鯉魚耶！」

可是，不知何故，霰連一眼都不看，仰首凝視著主丞，表情格外嚴肅。

然後，她脫口而出，說的話讓主丞和華嚴心情無比沉重。

「比試一下！現在……馬上——」

「……」

「否則，我就得編造朝那些浪人開火的理由……說什麼，爲了救您啦，報答啦，或是不想讓別人搶去功勞啦等等……不管怎麼說，我都不想找藉口！」

「……」

「所以，讓我們來比劃一下！」

「我了解！」主丞的表情也變得鄭重起來。華嚴根本插不了嘴。

……看看霰……又看看主丞……眞是手足無措。華嚴那圓圓的眼睛凍結了。

夕陽炫人眼目。

船靠了岸，主丞和霰在田芥叢生的河灘上對峙著。

華嚴防備著，以便隨時都能衝進兩人之間。

「華嚴！」主丞叫道。

「戒備著，不許插手！」

「主丞大人要是有個萬一，我也……死！」

「我輸了，你跟著死，那也無可奈何！也許我們命該如此……但是，這是一場勝負比試，你如果殺掉霰，就不合情理了。好好聽著，我不是和尾張的刺客比試，而是面對

一個劍客，一個短筒高手……明白嗎？」

「是……的！」

主丞臉朝著霰，甩掉刀鞘。

「來吧！」

「多謝！您承認我不是刺客，而是會一技之長的人，深感榮幸！」

霰的眼神充滿千思萬慮。深深地低下頭，又一下子擡起頭，像是已拂去一切顧慮。

「正流・霞之霰！」報上自己的名號。然後以站姿舉起短筒，雙手托住，瞄著主丞。

主丞立刻舉刀，遮住落日之光，其勢無造作之痕。

刀反射過來的光照在霰的臉上，令她目眩。就在此時，銃聲鳴響。

嘭……

反射光消失了。霰垂頭喪氣地跪下去。

主丞不慌不忙地舉刀站立，身上看不到任何火槍傷。

華嚴精疲力盡地跪坐下去。

但是，主丞接下來說出的話又使她愕然失色，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擡起頭來。

「我們再比試一次吧！」

咦——霰也一下子楞住了，猛地擡起頭看著主丞。

「在沒有月光的黑夜裡，再來一次！」主丞慢條斯理地還刀入鞘。

「短筒高手忌諱逆光，理應避開白天有太陽的時候。我老早就聽說，正流霞特別擅長暗夜射擊，繼承該流的你卻選擇有太陽的時候，而不是在黑夜比試。你特意選擇陽光高照時一決勝負，是不是打算隨著落敗而死……」

「不！不是……太陽光……我不怕！我想可……可以開槍射擊的……」

「那好，我們再來一次，在黑夜裡朝我開槍……」

20

「主丞大人……」華嚴頻頻看著霰那邊。

太陽下山，周圍漸漸昏暗下來。再過半刻鐘，眼前應該就漆黑一片了。

「主丞大人……」華嚴很想站起來。主丞制止了她，表情非常黯淡。

「安靜點，別說話！」

「可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如果你我的命運是出外遊歷，必須不停地戰鬪才能活下

去，那也後退不得！」

「……」

「只能自己開拓生存的道路。霰也是……」

霰坐在不遠處的岩石上，拆開短筒，仔細檢查著，然後開始組裝起來。

專心致志，陰氣逼人。

「霰也在忍耐著。拆解短筒，又專心組裝起來，似已忘掉一切，變成短筒。」

「這次……你會把大姐……殺掉嗎？」

「……勝敗這種事很難說……我或許也會變成刀……」

「……」

河灘原本應該逐漸暗淡下來，青白色的光線卻在此時照射下來。

華嚴舒了一口氣，喜色重展。

「月……月亮出來啦……比試得延一下。」

像是回答她一般，主丞站了起來，把手中的大刀慢慢地繫在腰上。

霰已經站了起來。

華嚴繞過去，背向兩人，雙手捂住臉。

主丞和霰相距五間，面對面站立著。

「比試就在月亮被雲遮住之時！你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槍。」

霰靜靜地，雙手舉起短筒，緊緊盯住主丞的胸部。

主丞無力地垂下雙手，很自然地站著。

兩人塑像似地站著，等待時機到來。

……

烏雲漸漸遮住了月亮，地面上皎潔的月光像被潑上墨水似的，漸漸消失了。

啊——華嚴轉過身去。

主丞筆直地朝著霰走過去。

咳——霰的雙手發顫，心裡很不平靜，拼命控制，卻制不住，全身戰慄。

主丞繼續向前走。霰只好後退。

終於，主丞逼近短筒眼前。

「你我曾有肉體之親，按理不應比武……」

主丞伸出手抓住銃身，托起來。

華嚴跳起來了；盡情地，像兔子一樣蹦跳著。她朝著華顏再現的銀月，張開雙手，

跳了起來。

「去也無礙，留也無妨。不過，比武就此終了！離去，是緣已盡，留下，則緣未結。人只有遵循宿命，去駕馭人生，這樣，才能開拓未來。」

火在燃燒。

啪——主丞折斷柴枝。

面向火焰，華嚴正躺著睡覺，臉上笑意盎然。主丞站起來，走過去，把從她身上滑掉的短外套重新蓋上。然後又走回來，躺下，頭放在霰的膝上，閉上雙眼。

霰吃了一驚……動了一下，膝上感到一股熱麻，不敢動。

過了一陣子，等主丞睡著了，猶豫不決，雙手發抖，把他額上的亂髮一根一根，小心地梳弄起來……

四季獻立夏之卷〈一〉

1

連將軍都承受不起的是，金鯱鉾，風吹雨打——

鯱，也稱作鴟尾、逆叉，是古代就有的海獸，身長一丈九尺八寸，有的大到二丈九尺七寸。這種動物會像鯨魚那樣噴水。現代人難以想像的那個極度畏懼火災的時代，模仿鯱的形狀，安在大建築物的屋頂上，作爲防火的符咒。而且，在城郭之內，也用來作爲顯示城主權威的象徵。

名古屋城樓上的金鯱，雄的全長八尺五寸，雌的八尺三寸。雄的鱗片一百九十四片，雌的有二百二十六片。

記錄中說，使用的金量是一千九百四十枚慶長大判，一萬七千九百七十五兩小判。製作時，用花柏木做木心，貼上鉛板，然後用銅板蓋上，其上面再貼上薄平的大判、小判，並不是純金的。

平常，深井大堀的水面倒映著天守的金鯱鉾。此時，驟雨乍落。

護城河裡漲滿了雨水，一頂駕籠沿著河岸走過來。

塗得漆黑的權門駕籠，如果不是身分相當高的人，是無緣乘坐的。

左右各有兩名健壯的藩士緊緊護衛著，絲毫不在意自己滋透的身子。

「停——」駕籠內傳出沙啞的叫聲。

駕籠停在一處叫鵜首的地方，此地的石牆凹下，河凸出。拉門打開了。

看到了嗎～看到了嗎～

名古屋城～

外有外護城河，內設內護城河——

八棟建築～銅瓦～綠青浮現～金鯱鉾。

風吹雨打～風吹雨打～

駕籠裡面的人，嘴裡哼著三河的拉磨歌，以手遮目，仰望著金鯱鉾。

怪哉——

銀灰色的全髮垂到肩膀上，整張臉都被銀灰色的鬍鬚遮住。顴骨隆起，眼睛凹陷，簡直像在睡覺似的。即使是坐著，也可猜出他的身高不到四尺。

皮膚猶如枯木似的，嘴巴一張開，不見一顆牙齒，簡直像一個黑洞。

此人名曰百苦齋。

自從藩祖義直之時起，歷尾張三代，連任水守之職，現在辭官在野。

——所謂「水守」，就是守護名古屋城中心地帶一口叫黃金水的水井。當然，也掌管換水的儀式。

黃金水，戰時，備城被困之用，是數百將士的飲用水。這百苦齋身上穿的外披衣繡著葵花之紋，以證明這個水守的職責是多麼重大。

「金鯱，看起來像在雨中哭泣著！不過……」百苦齋不停地張合著他那沒有牙齒的嘴，細聲嘀咕著。

2

百苦齋穿過城內的鷺之廊，正走向上洛殿。

身體兩側被兩個人攙扶著，一雙腳幾乎沒有著地。

恰如其名，今年剛好一百零九歲。除了走路不甚方便，還很健壯。

「這樣下去，會毀壞的。輕輕地，謹慎一點！」

「是——」

上洛殿是寬永十一年，將軍家光赴京都（上洛）時，尾張家爲其起造的新殿，現在藩主宗春把此處作爲自己的居室使用。

百苦齋在兩個人攙扶下，走了進來，到了一之間中央，深伏於地。

宗春也來到上段。

「好久不見了，百苦齋！上次見到您……記得是在我十二歲行成人式之際吧？」

百苦齋平伏於地，腦袋緊貼在榻榻米上，一聲不吭。

「百苦齋，別來無恙，再好不過了！」

宗春又說了一句，百苦齋卻仍無回應。於是，他有些不高興了。

一個重臣看不下去，走到百苦齋身邊，卻傻了眼。

「怎麼了!?」

「噢！已睡著了……」

「什…什麼……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滿座之人都跟著宗春，笑了起來。

可能是被衆人的笑聲吵醒了吧，百苦齋慢慢擡起他那白髮蒼蒼的頭，下巴的長鬚輕柔地飄起。

「大判、小判加起來大概有一萬枚沈在井底，所以才叫黃金水吧……」

——宗春及衆人都吃驚得離座而起。

百苦齋說出來的話，對在座的人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唔！您火速召進老夫的目的，該是爲了重建緊迫的財政之事吧?!或是要老夫前去刺殺將軍家光……?」

百苦齋總算醒了過來，雙眼炯炯有神地睥睨著滿座啞口無言的人，然後捧腹大笑。

「哇——哈哈哈哈——」臉朝著天花板大笑起來，連鬍鬚都倒立了。

突然，笑聲戛然而止，緩緩地轉向宗春，捋起鬍鬚。

「離開上州坂本宿，登上碓冰，嶺上有一座熊野神社，社殿橫跨上野和信濃，社前的村落叫嶺宿。下了山，就是輕井澤宿，再走一里五町到沓掛宿，前面一里三町是追分宿。這就是淺間三宿……」

百苦齋究竟想說什麼？大夥兒都緊張地屏息靜聽。

「走中山道的人都必須經過淺間三宿……腕下主丞一行人必定往嶺宿而去。」

咦——宗春及衆人彷彿被重打一棒似的，呆呆地注視著百苦齋。

百苦齋並無一言觸及主丞與尾張之間的爭執。

不愧是尾張往昔的名水守百苦齋，並非以一百又九歲的高齡炫耀自己，使在座的人心驚膽戰。

百苦齋展開紙，慢慢地研著墨。

「這黃金水很適合於書畫。爲什麼？光信和貞信在上面畫的虎圖，永德在杉木門上畫的蝙蝠圖，都是用這裡的水。他們都很高興，說這黃金水寫起來很順暢，運筆行墨不致斷斷續續。」

百苦齋研完墨，用力沾上一筆墨水，刷刷地畫起圖來。

「這就是嶺宿的鳥瞰圖。」

宗春一看，不禁發生驚嘆聲。

「棒…棒極了……眼下住在那裡的人也不可能畫得如此出神入化吧！哦——」

百苦齋卻不在意宗春的驚嘆，只是自言自語地細聲咕噥，繼續畫著。

「這九十年來……我也殺了相當多的人。尾張水守只是應付外界的職稱，實際的身分是刺客。我也有無數次險些被殺……那時，每一次戰鬥的情形，即使想忘，也忘不了啊！在這個嶺宿，就殺了不少人……」

宗春及衆人靜默無聲。百苦齋非常仔細地在圖上畫進住家等等……從旁邊一看，完全一副畫師樂在繪事中的模樣。

「這兒叫終宿。一旦有人進入這個客棧，不管他本事多大，老天如何助他，也無法逃脫。就像這樣，在關鍵地方埋伏刺客。這個客棧有四條很好的死胡同，可以把獵物趕盡殺絕。與其把刺客分散開來，不如全部集中到此處，一個晚上就必能大功告成。大夥兒乘快馬，夜以繼日奔馳，來得及的……」

「唔！不愧是百苦齋，想出這令人敬畏的主意！不過，客棧的人及旅客怎麼辦!?」

「就照平常一樣辦吧！」

「什……什麼!?」

「如果無辜的人受牽連而死，譴責抱怨聲會朝向幕府。更何況，殺伐的始作俑者是吉宗的親生子啊……」

「說……說得對!!好極了!!」宗春興奮至極，用拳頭敲打膝蓋，大喊起來：

「這…這次可要……這次可要……」

「口渴了呀……」

「拿水來——」

「免了！我自己去，不用費心了。而且，一般的水可解不了我的渴！」

喳！喳！

百苦齋爬行著……朝著庭院爬行著。

前後判若兩人，令人見之痛心。一個重臣看不下去，走過去想拉他一把。

百苦齋用他那深邃的眼睛盯了來人一下，狠狠地揮開伸過來的手。

就這樣，他拖著身子，很艱難地爬下院子，好不容易到了池邊。

接著，把臉伸到水池裡。鯉魚群集，以爲餌食在前。

咻——百苦齋嘴裡飛出一道白光。

與此同時，他伸出右手，抓起一條大鯉魚。竟然，鯉魚的雙眼被吹針扎穿了。

百苦齋拔掉那根針，緊緊抓住鯉魚，擠了擠。鯉魚的雙眼冒出了鮮血。

百苦齋咕嚕咕嚕地喝著鮮血，喝畢，用舌頭舐了舐嘴唇，嗤笑一聲，說道：

「池裡飼養的魚滋味眞是糟！嘿嘿嘿——哈哈哈——」

3

穿過坂本的客棧，路就開始陡起來。

「離開江戶後，這可是第一次翻山越嶺啊！」

「嗯……」從華嚴的答話，就可以看出她此時很不高興。

橫川關所的官員沒有把她當作一個女人看待，至今仍令她不快。

下山的男子得到的是冷眼相加，只有女子獲得善待，華嚴卻被那些官員當作小孩子看待。

——小鬼免了。別擋路！別擋路……

被推開後，華嚴睜大眼睛，鼓起小鼻子，眼看著就要朝官員衝過去。

（今後可得謹愼些，不能把她當小孩看待……）

霰平常也很在意這一點。自己與他們結伴而行，倘若主丞和華嚴之間有不妙之處，就不好辦了。對此，霰很沒有信心，總是十分膽怯地逃開視線，似乎有些畏縮。

這一點也使主丞感到心情沉重。

（可是，現在可顧慮不到那麼多……）

「霰！」

「是！」

「跟在我後面！華嚴你在前面。」

「是！」

霰很爽快地聽從。華嚴卻是一副不究明原因就放不下心的樣子。

「敵人如果用火槍狙擊，你想想我們三人當中，哪一個會被當成靶子?!」

「當然是主丞大人……」

「然而，倘若這個靶子的前後各有一名女子緊跟著，即使開火，也可能打到女子身上，從而讓我逃脫……」

「原來如此！開火打我們也沒什麼用處，反而會讓主丞大人更加謹慎啊！」

「所以，與其各自分散著走，不如三人合在一起，他們就無法開火了。」

「是——的！」

主丞把她看作是一個女人，而且是兩人中的一個，使華嚴心滿意足。

甚至還命令她走在前面……這可是最危險的地方。

笑嘻嘻地回過頭來，爬一會兒又回過頭來，向主丞伸出手。

「主丞夫人，我拉您一把吧！」

華嚴過分注重表象……主丞憋著快露出的苦笑。

到羽根石，已走了二十四町，再爬十三町路，就是嶺宿。

（——奇怪!?）

主丞老早就有一種奇異之感。

（爲什麼沒有人襲擊!?走到這裡，有好幾處是荒無人煙的地方……）

敵人的襲擊一直沒有發動。

靜下心來仔細觀察，可就是沒有發覺附近有人埋伏著。

太陽開始西下了。回頭一看：霰走得很慢，拖著右腳。

看來是不慣走山路，又走得太快了。

（——走到輕井澤或許有點困難?!且在嶺宿暫歇一宿吧！）

主丞把容易害羞的霰硬推到樹底下，讓她坐著。

幫她脫掉草鞋，把她的右腳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仔細診視。

「哇——很痛吧！」

華嚴探下頭來看，很同情地說著。霰羞得無地自容。

主丞小心翼翼地把她腳底下的泡擠破，然後塗上藥。

啊——霰細聲呻吟著，轉過臉去，臉上浮出紅暈。

4

險峻的碓冰嶺上是熊野神社的社殿，再往前走，路有些陡。

沿路上隱隱約約可見嶺宿的燈火，猶如薄暮裡的螢火蟲。

熊野神社對主丞來說，不可能過而不入。

紀州的熊野可以說是他出生的故鄉。

年幼之際，母親帶著他來參拜熊野，不知曾有多少次。

走過一山又一山，沿著河道，越過河流，攀越分水嶺，又沿著河道而行。

自古以來，伊勢爲表，熊野爲裡，熊野的參拜者必須用自己的雙脚翻山越嶺，流大汗，忍耐寒冷與酷暑。

因此，儘管過去的時代有種種限制，女人在參拜事上比較自由，不問淨或不淨，什麼樣的人都獲得允許。

——熊野的群山眞是美極了。

熊野三山被幽靜的翠綠和蔚藍的大海所環抱，讓人覺得這裡是世上的一方淨土。小孩的心靈中，不覺間就接受了天神的存在，隨時會合起兩隻小手祈禱著。主丞還清晰地記得和母親並排著垂首，拍兩下掌，再垂首，一切都猶如昨天才發生似的。

對他來說，那情景即使想忘，也難以從記憶中消失。

「主丞呀，熊野神社是本宮、新宮、那智這三個社殿的總稱唷！本宮又叫熊野坐神社。來，我們來爲你父親祈禱吧！但願他無病無災，早日出人頭地！」

談論父親，爲父親祈禱：母親像是被攝住了魂魄，所思所想盡是有關父親的總總。

不知爲什麼，主丞幼小的心靈會感到哀傷，沒來由地，肚子裡就有一把火燒起來。

母親一直祈求著，希望那拋棄自己的男人出人頭地，最終達到頂點。

她以爲，有才幹的男人飛黃騰達，自己就算被拋棄了，也是值得的。她只能靠這種

想法生活下去。只有這種訴求，才能使母親忍耐下去。這一點，主丞終於有所領會。

但是，當年幼小時，看到母親參拜熊野，合起雙手，他甚至感到有些恐懼；而且，這種恐懼使他預感到母親會靜靜地陷入瘋狂……

社殿內有些昏暗，飄浮著一種使他無法忘卻的同種薰香。

主丞很自然地叩了兩次頭，拍了兩下手。

在他身後，響起了四下零零落落的拍掌聲，顯得有些慌張。

「想向您傾訴，卻不勝惶恐！伊邪那岐大神、築紫日向橘的小戶阿波岐原，消除一切不潔時降臨的祓戶大神們，祈求您們消除諸種禍事、罪惡、污穢！奠酒再拜，不勝惶惑之至！深感畏懼，謹此。」主丞的禱詞清脆悅耳，響徹於黑夜中。華嚴和霰沈浸在莊嚴的氣氛裡，深深地低下頭去。

5

主丞叫華嚴從火繩筒中取火點燃龕燈。

燈光照耀下，社殿旁邊的繪馬堂上一下子呈現出好幾百個繪馬扁額。

主丞很仔細地一張張看過去，像在追尋著過去的某種記憶。

「主丞大人很喜歡繪馬嗎？」華嚴從背後伸過頭來看，問道。

「這當中也許有我認識的人。熊野的本宮離我的故鄉很近呢！」

「這樣啊——」突然激起興趣似的，華嚴走到主丞身旁，很專心地看著繪馬。

「繪馬有許多是祈願人身安全的。我們繫上一個吧？」

「好主意！就這麼辦吧！」抽出其中一張。

「就這張吧！幾乎都看不清楚了！」

「哎呀喂！即使是有點看不清楚，把別人的祈願擦掉，也太荒唐了吧！」就在此時，霰怯怯地說了一句話。

「這……帶有髮髻的繪馬，是代表什麼!?」華嚴正仰首看著上面，突然楞了一下。離主丞眼部上頭約二尺高處，重疊地掛著一些繪馬，其中有一個就正如華嚴所言。那繪馬只能看到上半部分，確是打出人的髮髻。

主丞察覺到兩個女孩心裡害怕，就儘量裝得若無其事地回答：

「那個叫髮髻繪馬。比較少見，一般都是倖免於海難的船家掛的……可是……這裡是山上的社殿……」

的確，那繪馬在黑暗的社殿裡，顯得有些異樣。所以，兩個女孩感到疑惑不已。

髮髻還黑不溜丟，陰森森的。

主丞突然一下子抱起華嚴。華嚴嚇了一跳，大叫起來。

「悄悄地把它拆下來，別碰傷它。」

「叫我拆？不！好可怕哦……」華嚴滿腹牢騷，却還是把繪馬拆了下來。

主丞接住。霰拿著龕燈，靠了過來。

「尾張藩　黃金水水守　砂土井百苦齋……祈願獲得成就……奉納　寶永六年彌生（三月）朔日……」

「怎麼啦？」看到主丞表情非常認眞，霰情不自禁地環視周圍。

「十二年前？……尾張的水守，守護城內水井是他的職責……這人爲何在城外掛這樣的……!?」

華嚴也向主丞靠過來。

「既然非常明確地記上職位，肯定不是私事，一定是身負某種任務來到此地，並順利完成了，所以才掛上繪馬……而且供奉髮髻，以感激平安無事。這種任務必定是非常危險的吧……!?」

「哎呀!!」華嚴小聲地叫出聲來，手指着下面。下面居然也有同樣的髮髻繪馬，宛如活物般晃著髮髻，適巧吹來一陣風，發出沙沙聲。

這是同一人的髮髻繪馬。然而，奉納的年月日更早，繩結的緞帶也沾滿塵埃，上面的字跡已經模模糊糊，好不容易才判別出來，是明曆二年這個日期。

「同一個人，卻是五十九年前的東西？……」

連主丞也驚嘆一聲。這髮髻像是昨日剛剪下來似的，黑極了，讓他更感詭異。

突然，風勢增強了，無數的繪馬碰撞在一起，嘶嘶沙沙的。

華嚴和霰都不知不覺，緊緊抓住主丞的袖子。

「我們走吧，主丞大人！」終於，華嚴很緊張地催促著。

主丞繞到社殿後面。武藝高強的兩個女孩害怕這種森森然的氣氛，片刻不離主丞。

眼前玄武岩峭立，崖壁崩陷，遠處下方可依稀看到碓冰川的源流。要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

「華嚴，你帶了眞田繩吧?!」

「嗯！」

「繫在那樹上，垂到下面，夠不夠長？」

「更長一些噢！」

「好！那就照我剛才說的去做吧！」

「!?」華嚴雖感到驚訝，還是取出眞田繩，往崖邊的一棵樹上繞了一圈，餘繩拋下山崖。

主丞也把夾在腋下的斗笠往懸崖下扔。

一文字斗笠劃了個弧，輕輕地落在半山腰的山白竹上。因爲三個人身懷夜眼之能，從上面仍可看得一清二楚。

接著，主丞開始行動起來，讓霰和華嚴頗覺不可思議。

潛進社殿的地板下面。然後，一步一步往裡面爬。

「主…主丞大人?!」華嚴和霰看著漆黑的地板下面，一邊叫著，心裡惶惶不安。

過了一陣子——

「我在這裡！」主丞從另一個地方爬了出來，撥開眼前的蜘蛛網，露齒而笑。

「地板下面是一個藏身的好地方！不出所料，可通到供奉器下面。一旦發生了什麼事，肯定能保護我們吧！」

「……!?」

「對了……這裡有一座熊野神社……我想，其中有某種緣分……」主丞自尋解釋，自言自語地說下去。

「每次前來參拜熊野，經常和母親玩捉迷藏——

「**……對面的阿婆，你藏在哪裡～**

「**我可要過去，哎呀，找到你～～**」

「!?」

「你們不知道〈準備好了嗎〉這首歌!?」

「不知道！」華嚴生著悶氣，嘴角下垂。

「一個人當鬼，

「**準備好了嗎，準備了嗎？**

「**對面的阿婆，你藏在哪裡？**

「**我可要過去，哎呀，找到你～**

「唱著歌，雙手捂著眼，背向大家。大家藏起來，不讓鬼發現。第一個被發現的人就接著當鬼。霰也不知道吧？」

「不知道……」

「是嗎……」主丞沈思著。像這種時候，華嚴本應該勁頭十足，歡鬧著呀……

（是啊！這兩個人都沒有一起玩耍的伙伴吧！是啊！是這樣的吧……）

自己若是沒有母親，在生長的過程中，肯定也不懂得捉迷藏這種遊戲吧。

自己是吉宗的妾生下來的，受盡周圍之人的嘲諷而長大。沒有一起玩耍的伙伴，母親就和自己玩遊戲……想到這些，主丞的眼角不禁熱了起來。

（比起她們兩人，有母親在身邊，我還是算幸福的！）主丞輕輕地抱住兩人的肩膀，邊走邊唱著——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嗎？
對面的阿婆——你藏在哪裡？
我可要過去，好好找到你……

或許心情上受到主丞的影響吧，華嚴首先唱了起來。很快地，霰也跟上了。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嗎？

對面的阿婆～你藏在哪裡～
我可要過去，好好找到你！

三個人的心溫馨相融，歌聲漸漸宏亮起來。周圍的黑暗也柔和起來。

「我想找個隱藏的地方，可能是因爲過去參拜熊野時，習慣到處尋找不讓母親發現的躲藏處之故吧！」

6

主丞洗澡時，霰陪伴著。華嚴在客棧周圍繞了一圈，查看是否有刺客藏身。這是最近一段時日，他們所養成的習慣。

今晚住的客棧叫山甚。附近還有一家，叫木口屋。

除了他們三個，住客寥寥無幾。據客棧老板說，這個時期住客很少，非常不景氣。

不知已經是第幾次洗澡了，可在脫衣的地方，霰還是有些躊躇不決。

「霰……」

「……」

「這是在白白浪費時間！躊躇、羞恥，在我面前都不管用。」

——（是嗎？）霰還是無法定下心來。

與往常一樣，怯生生地，遮擋著前面，心撲通撲通跳著，走進浴池，儘量不讓主丞看見自己。蹲坐下來，想悄悄地拿起小木桶打水。就在這一瞬間——

「叭啦——」一聲，熱水從頭上澆下來。

「哎呀！」一陣尖叫。

「呵呵呵——」主丞嗤笑著。

在熊野神社回想起母親，像是回到了童年時代吧，無憂無慮地笑持續著。霰也跟著笑了。她靠著主丞伸出來的手，躺在浴池裡。太舒服了……她情不自禁地閉上眼睛。主丞就在背後。

「曾經聽母親說過……女人最幸福的生活方式之一是背靠在身心都能依托的男人身上之際……」

霰打心底反抗著。

（母親——口實眞多呀！肯定是哪個御中臈說的……啊啊!!）

突然，主丞從後面把雙手伸過來，慢慢揉著霰的乳房。

「啊……」她叫出聲來，微微呻吟著。

「站起來！」

「……」

霰像喝了迷魂湯似的，站了起來，脊背感到一陣冷風，發覺主丞離開了。

「就這樣，直直地倒下來。」

「……」

她毫不猶豫地往後面倒下去。

頭快要碰到熱水時，主丞雙手緊緊抱住了她。

「主丞大人！」霰無奈地搖搖頭，可她那淋濕的長髮像母蛇似地纏繞在主丞裸露的身軀上——

「木口屋客棧似乎非常擁擠。很奇怪!?裡面的每個房間卻都是空的？」

華嚴到處探查了一番，回來報告。主丞立刻意識到，這裡有刺客。

（但是，跟以往有些不同……）

此時，主丞深深地感覺到，與以往不一樣，有特別強大的敵人正逼近著。

以捉迷藏爲喻，扮鬼的是尾張，還是我們自己？也許兩方都算吧?!

華嚴沒有察覺到主丞在沉思著，已發睏地眨眨眼睛。霰洗完澡後，身上飄溢著女人的香味。此時已接近亥時。

7

所謂「七方出」，是忍者在旅途中基本的裝扮。

虛無僧、出家人、修行僧、商人、放下師（專扮僧人的遊藝人）、猿樂師、常之形。

所謂「常之形」，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住在嶺宿，也就是住客棧的人。

此時，這七方出的分子正埋伏在嶺宿的每個角落，嚴守陣地，一片鴉雀無聲。

這就是尾張的水守百苦齋設下的乾坤一擲的陷阱——「終結宿」

連夜風似乎都深感覺到這股肅殺之氣，屏息從亭亭立著的樹木間吹過。

可能睡得不安穩吧，華嚴翻了好幾次身。

霰抱緊短筒，想以冰冷的槍身鎮一鎮身上的熱氣。

主丞從剛才就一直閉上眼，側耳靜聽風的動靜。

奇怪的是，所有的聲音都聽不見——

這客棧建在山頂，難道連樹梢的風聲都聽不見？夜鴉不振翅飛翔嗎？蟲也不爬，山狗也不出外覓食嗎？

（一點動靜都沒有，眞讓人心頭發毛。會不會是刺客們正待機而行呢？看來不是這些日子以來的浪人……是尾張的忍者嗎!?）

「果然來了，主丞大人！」華嚴低聲說著，爬起身來，從葛籠裡拿出兩件鎖帷，一件放在霰的手上。

霰反射似地跳起身來，盯著鎖帷看。

「這是鎖帷……我有兩件。」

「……」

「還是穿上的好！碰到萬一時，就不致受重傷了！」

霰點了點頭，很快穿在薄薄的內衣上面。

「嘻——」華嚴忍不住笑了。

「姐姐，穿反了！有胸罩的在前面啊，嘻嘻——」

「呵呵——」霰也笑了。緊張的氣氛一下子緩和了許多。

三個人在房間裡，繫上了鞋帶。

突然一陣風吹來。很明顯，有人在行動。

「聽著！你們不要緊跟著我！」

「是！」

——在門檻上放些水，一聲不響地從外面拆下套窗。山上的寒氣一股股吹進來。

一片殺氣瀰漫著。

朝著走廊的拉門打開了，兩個黑影持刀衝進來。

從隔壁間，兩個黑色裝束的人踢倒紙拉門，逼上前來。

轟——

霰的短筒噴出火來。同時，主丞拔刀砍了一個，接著跪下隻膝，面對另一個。

華嚴扔出飛刀，打中了一個人的臉。一下子打倒了三個，剩下一個。

此人好不容易躲過主丞的單手刺擊，舉刀砍將過來。

剎那間——主丞掀起袖口包住刀身，身子回轉，拖刺過去。

「哼——」那人細聲呻吟著，持刀的手噴出血來，掉落地面。

噠——主丞三人從敞開的走廊躍出。

不料，外間一片黑暗。主丞急切間還刀入鞘，刀鞘尾插入地裡，左腳尖踩住鞘口，騰空飛躍而上。

絛帶放得很長，刀在刀鞘內卡啦卡啦響，被拉了上去。

華嚴也把鉋繩套在屋瓦上，輕鬆地跳到屋頂上面。

接著，霰沿著鉋繩攀上去。兩人伸手將她拉上。

（背後沒有人追趕過來的跡象。第一批襲擊過來的只有四個人嗎……如果在光線好的地方跑，恐怕身冒矢彈；若要穿過窄小的路，必會遇上槍林。雖說如此，在黑暗中逃跑，怕是正合他們的意，會被追得精疲力盡，最後落入他們的手中……）

「樹林裡不行嗎!?」華嚴把目光移到客棧後面的柞樹林。

「像蝙蝠似地雙手吊在樹枝上嗎?!」

「潛伏在前面的草叢裡，怎麼樣?!」

「恐怕油火淋身啊！易燃物附近不能通過！」

「……」

「不能在這裡待到天亮嗎？到時候客棧的人也起來……」霰裝完第二顆子彈，仰首

看著主丞。

「對客棧的人也不能疏忽！敵人若扮成地方官，告訴客棧的人，說我們是通緝犯，客棧的人也會防著我們！更可怕的是，我擔心這裡的人受到牽連，慘遭殺戮！」

「……」

「這樣，所有的譴責聲就會集中到父上身上，我這次外出，吸引尾張的注意，就失去了意義，反而招致反效果！」

華嚴第一次看到主丞臉上刻印著如此多的苦惱。

「很明顯，這一次與往常的襲擊大不一樣。在背後操縱的到底是何等人物!?看來，尾張必然已找到一個了不起的人……」

不約而同地，三人的腦海裡朦朧地浮現出那陰森可怕的髮髻繪馬。

「眞蠢！那繪馬的主人如果按奉納日期計算，肯定已接近一百歲，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主丞心裡一直強烈否認這種可能性，卻又情不自禁地念出那人的名號——

「砂土井……百苦齋……」

霰和華嚴聞言，身體直發抖，臉色蒼白。

8

三個人在一片漆黑中奔馳著。

華嚴後面跟著主丞，主丞的背後，霰緊跟著。

倏地——

華嚴和主丞並排著，霰插入中間。三人就這樣並排走了一陣子。

躲過了來自頭上的襲擊，三個人大大方方地在沿街的平地上快跑著。

按常理，逃脫者爲了躲避搜尋者的目光，總是從陰影走向陰影，擇窄路，抄近道，穿行來去。只有這樣，搜尋者埋伏起來才有意義，設下的圈套才能起作用。

主丞三人沿著大道，堂而皇之地快走，並且不是下坡，而是往山頂而去，襲擊者措手不及，慌成一團。

接下來，霰在前，稍後面，華嚴和主丞分左右急走。

不旋踵間，三人又成一縱列。

眞是個漂亮的「三角走法」，急走間變成鶴翼、魚鱗，或是雁行。

假如有人以飛物襲擊，那眞是很難瞄準目標。更何況身在昏暗處，即使夜眼厲害的

忍者，也難以識別哪一個是主丞。

白晝的山路上，三人靠在一起；漆黑的夜幕裡，各自稍微分開，保持三角形。這樣精彩的排列，使追擊的忍者們有些不耐煩了。

主丞在前，後面跟著霰，旁邊是華嚴。

「霰!!」霰聽到主丞呼喊，立刻趕上，朝主丞的脊背跳上去。

主丞壓低身子，正好把霰接在脖頸上，扶住她的雙腿。

霰雙手舉起短筒，朝前方暗處開了槍。這就是忍術奔技中的「二人人馬形」。

轟——

山路到了前方山斜面的盡頭，往左拐。

從道粗神的陰暗處，一個手持弓箭的人向後倒。

霰在主丞的肩上激烈搖晃。即便如此，她還是快速地裝上子彈。

咻——咻——華嚴往前方的陰暗處扔出飛刀。

大櫟樹上掉下一個黑影。

轟——霰又開了一槍……拿手的暗處射擊。

三人跑過了大櫟樹。又有一個人從樹上滾落，跌入草叢。

霰從主丞的肩上跳到前方，繼續跑著。

華嚴與霰並排。主丞趕過她們，走在前頭。

山頂上的熊野神社終於進入他們三人的視界。

好像等不及主丞跑進院內，前面暗處三人，更前面的石階處還有四人急奔而下。

主丞猛然朝對面三人踢出一腳。

嘎——鋼刃撞擊發出的火花氣味撲鼻，一會兒就擴散開來。主丞用刀斬了一人，沒拔回來就緊接著拔出小刀，拋向第二個人……這武技眞是妙不可言。理所當然，第二個人以爲主丞抽回大刀時才會砍過來，措手不及，胸部挨了一刀。第三個人插不上手，急得直跺腳。主丞沒有錯過機會，舉刀虛晃，砍下第三個人的肩膀。

轟——第四發槍聲響了，一個人從石階上滾落。其他三人飛落地面。

華嚴拋出飛刃，同時拔出忍刀，奔騰跳躍。

主丞飛快的身子宛如燕子翻轉，向新出現的敵人逼近。

哇——華嚴又砍倒一個。

主丞抖掉刀上的血，又朝剩下的兩個砍去。

接著——襲擊瞬間中止。

主丞確認兩個女孩平安無事，迅即喊了一聲：
「到社殿後面！」

9

三個人擠在社殿的地板下面，屏住氣息。
可是，跑了相當長的路途，不可能馬上平靜下來。
呼——呼——呼——
三個人像倦極之獸似地喘著粗氣，大口吸進地板下面的土氣。
「身上的汗臭味掩不了啦！把土粉塗在身上。」
三個人把乾乾的，像沙子的土從脖子上往胸膛塗下去，去掉了汗味。
華嚴取出懷紙，折成八疊，拿到霰的唇邊。
「咬住，大姐！不要用嘴吸氣；用鼻子慢慢吸進、呼出，就不會喘粗氣了。」
過了約半刻多鐘——
熊野神社被衆多忍者包圍，能藏身的地方逐漸縮小。
皎潔的月光照在山上，呈現一片朦朧的金黃色。

黝黑聳立，枝粗葉茂的社殿大樹也無法擋住月光。
三個人在地板下面，口含著折成八疊的懷紙，仔細傾聽逐漸逼近的腳步聲。
忍者鞋是用優質的棉線製成，走起路來聲息全無，似已被大地吸入。
側耳傾聽幾乎聽不見的腳步聲，心中默數。
（超過十個人……）主丞判斷。
「不可能消失得無影無蹤……找！」低沉的喊聲震著三個人的耳朵。
「頭領！」另一個含混之聲：「有一條眞田繩垂在懸崖下。」
「什麼？」
一陣沙沙聲，好像往社殿後面的懸崖邊跑去了。
「斗笠……」
這是最後的聲音，一片恐怖的沉默又重新籠罩。
過了一陣子——
「入嶺宿之前，慮及逃路，連落脚點都做好了嗎？……」
「難道……」
「可是……從眞田繩的潮濕狀況來看，那些傢伙是在投宿前就打好了。」

「對了！亥時之前下了一場雨。」

「是啊！要不是這樣，就不可能這麼濕了吧……」

聽到幾個人低沉的交談聲，然後又是一陣沉默。俄頃，他們總算又動了起來。

離去了！他們悄悄地離去了！

「接下來，肯定……」其中一人說了一聲就……終於聽不到腳步聲了。

可是，主丞沒有動。

三個人已商定，在此等到動靜全杳，朝陽昇起之後再行動。

不知過了多久——

晨霧猶如天神乘坐的雲飄入地板下面。

「哈啾！」外面有人打了一個小噴嚏。

然後——

「走！」方才的那個頭領喊了一聲。可是，聲音聽起來與昨天的含混不同，疲倦、沙啞，簡直換成另一個人似的。

火焰般通紅的陽光些許照進陰暗的社殿地板下面。

三個人已精疲力盡，這終結宿的朝陽在他們眼裡，眞是紅極了。

「感謝神靈保佑，我們出去吧！」

主丞那塗滿泥土的臉孔露出了微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用力呼出來。

「呼——」

10

陣雨濕潤了大地，街道兩旁的柳樹呈現一片生機勃勃的綠色。

「更科在右，三好野在左，月、花與追分之宿」——路上立著一塊路標。追分宿正好在北國街與中仙道的交叉路口。

「請讓路——」

一個使者大喊一聲，趕過主丞三人，快得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就消失在人群中。

他身上的短外衣，不知爲何，引起主丞三人的注意。

短外衣的脊背上印著白色圖像，讓人看不出是畫還是字。

「那字怎麼念呢？而且……走得如此之快，可不像普通的使者……!?」

華嚴似乎非常在意那非同尋常的腳步。

「那是古代的篆字。據說是後漢和帝永元十二年，一個叫許愼的人創造出來的。草

字頭下面一個副字，聽說念成毒。」

主丞露出驚人的眼神。

「副（附）在草上，副（輔助）草。也就是說，憑藉毒物，防止摘草，或是說，以毒打倒摘草人之意。」

華嚴和霰一致點頭稱是，神情變得非常謹慎，開始留意四周圍。

「忍者也稱作草。我曾經聽說，甲賀有一夥毒草組（薊組），地位很重要。」聽到主丞這麼說，華嚴驚愣了一下。

「對了，華嚴，你就是甲賀人啊！」

「我曾聽說過，但不怎麼了解。不過……」

「不過怎麼樣!?」

「我聽說，在所狙擊的敵人身上用毒，讓他度過一百個痛苦的時辰，再致於死地。這些非常恐怖……」華嚴說完，「哇——」一聲，自己嚇得縮成一團。霰也「咦」的一聲，倒吸了一口冷氣。

「原來如此……一百個痛苦的齋（時辰），即爲百苦齋。是這樣啊！」事態重大，主丞卻像小孩般，爲成功解開了謎底而高興地笑開了。

（——那個髮髻繪馬的主人，尾張的水守砂土井百苦齋就是甲賀薊組的魁首吧?!該說是一種巧合嗎?!這個不是熊野神社的守護神又是什麼?!不了解對方就與其戰鬥是不利的。自己是多麼幸運啊！這也是我年幼時，經常帶我來參拜熊野的亡母所帶來的福氣……）主丞此時想到是母親在暗中保佑自己，一雙眼睛不禁望向遠方。

「超過一百歲還活著呀?!」華嚴狂叫一聲，把追憶母親的主丞震醒過來。

「……嗯！由此可知，尾張已經把追擊我們的任務都交給百苦齋了！」

（的確，襲擊方法有了變化！）對手非等閒之輩，猶如怪物，神出鬼沒。主丞感到像夜裡脖子被抓住似的，直打冷戰。華嚴和霰想起昨晚那可怕的髮髻繪馬，更是臉如白紙，毫無血色。

「百歲的怪物啊！哈哈哈——」主丞爲了提起兩人的勇氣，故意開玩笑，一邊解下腰間的小藥盒。茶色漆底泥金面上印出菊花和葵花紋，非常漂亮；三層疊在一起，繫帶圓珠，配上水晶玉，墜子是牙角做成的。

「甲賀薊組，碰到我這個對手，想必討不了便宜吧！」

「……!?」

「什麼樣的毒，對我來說，都起不了作用！」主丞從小藥盒中取出一枝晒乾的白色

小樹根狀的東西給她們倆看。下半身像人，叉開兩條腿，三寸多長。

「這東西原來的形狀，葉子呈鋸形，垂直生長的主莖一到夏天就長出長長的花柄，結上扇狀花房；到了秋末，花就結成紅紅圓圓的果實。」主丞可能是對剛才的解謎意猶未盡，又裝腔作勢地說著。

「啊！是高麗人參！」華嚴總算想起來，高呼一聲。

「是的。這是其中的七葉人參，白色的人形主根晒乾而成。據說十萬根中才能找到一根。」

「很貴重吧?!」霰像個女孩般問道。

「嗯！價格不下五百兩。」

兩人聽得瞠目結舌，茫然噤聲。

「這種七葉人參的莖細長而弱，容易傷折。一旦折斷，人參就會鑽進地裡長眠，二十年、三十年也長不芽來，只有根部還活著。」

夕陽漸漸西下，街道邊的槐樹影把他們三人都籠住了。

「七葉人參在地下沉睡了百年之久。但不像華嚴那樣，早晨睡醒過來就迷迷糊糊！它能夠解所有的毒，吃下後，起碼十天內有效。好棒的人參吧，華嚴！只要吃上這個，

就不用怕蔚組了。」

華嚴氣得說不出話來。主丞爲了不讓她們倆感到害怕，講解得非常仔細。

「你們可以各吃一口。」

「……是！」華嚴怯生生地咬了一口。

咔哧——發出輕脆悅耳的聲音。

接著，霰咬了一口。

兩人咬著人參，逐漸恢復了冷靜。

11

在本庄宿越過下仁田，分成兩路的中仙道，到了追分，又合併成一路，然後，至北國街道又分成兩路。

人來人往，車水馬龍是理所當然的。等太陽西落，再去挑選客棧，已經太遲了。

週遭燈火依次亮了起來，行人們成群結隊，往客棧走去。隨處可聽見呼喚聲，一片喧鬧的景象。

「兩位客官，歡迎——」

「歡迎！歡迎光臨——」

主丞三人走了過去。

在一片喧噪聲中，有個拉客的走了過來，卻猶豫著是否該招呼他們。

雖然有點風塵僕僕，可主丞俊美，霰艷麗無雙，華嚴又天眞無邪，如此的組合，令看到的人都大感不可思議，覺得好像難以應付。

「主丞大人！」華嚴手指著右前方一家客棧二樓的扶手。

那裡掛著一頂葛籠斗笠，清清楚楚寫著方才所見的篆字。

「進去吧！」

主丞急步朝那家叫「澄屋」的客棧走去。華嚴和霰畏怯地對看了一眼。

太陽西下，天候冷了起來。隨著夜幕降臨，煙霧瀰漫。這是此地獨有的氣候。

此時，江戶城也籠罩於暮靄之中。

12

尾張宗春來到江戶，住進戶山山莊。

聞名天下的庭園籠罩在煙霧之中，只能看到宅邸燈火照亮的池塘水面，反而讓人感

到有些陰森森。更何況，此際，舞台上琵琶聲不斷。

乒——乒乓——乒——

「好了，別彈了，百苦齋！」

宗春聽著砂土井百苦齋彈奏的琵琶聲，感到焦躁不安，就大聲嚷叫起來。

「你誇下海口，要在終結宿把他了結！現在對那魔物主丞已束手無策，無計可施了嗎?!我們傷了四十一個人：還好大半只是手傷。可是，這正好證明那傢伙應付自如！而我們已花了二千二百兩金子……你有沒有在聽，百苦齋?!」

宗春懊惱得直跺脚，目眦盡裂。

可是，百苦齋卻當成耳旁風似的，閉著眼睛，繼續彈他的琵琶。

乒——乒乒——

「你這老傢伙，還有什麼臉坐在我旁邊?!我叫你別彈了!!」

宗春氣得說不出話來。可是，琵琶聲不僅未斷，音色反倒更加高昂。

乒乒乒——乒——

兩個近侍忍不住膝行靠近百苦齋，伸出手，想把他抱起來。

剎那間——

乒——叮——

琵琶三弦的聲音響徹雲霄。與此同時，百苦齋終於開口——

夜深昏暗～

妖魔鬼怪橫行交錯～死靈蠢動令人驚～

其聲沉重陰森又沙啞。宗春和近侍一聽，都像是被鐵絲緊緊捆住般動彈不得。

以殺人爲生者～牙枝仁左衛門的故事～

乒乒——

誰取的名～牙之枝即牙籤，當眞妙——法蓮華經～有這南無妙，眞可怕啊～

牙深處塞了東西～想取也取不出來～

手拿著牙籤，仁左衛門～除掉障礙，眞是好手段～

眞像成鬼之人所言～鬼是鬼，卻是重寶～

乒乓——乒乓——

百苦齋把琵琶放在旁邊，身體慢慢往前傾，伏在地上。

不僅僅是一代，二代、三代～

其殺人技藝承繼下來～現在是第五代牙枝仁左衛門～

其高超的技藝猶如暗夜裡的貓～接近時猶如蛇，一點聲音也沒有～

更驚人，從來沒有人看過他的人影～

乒——

這一次百苦齋既沒有彈，也沒有觸碰，琵琶竟自然而然響了起來。

太奇怪了……宗春和近侍們都汗毛直豎，面面相覷。

「不過，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見過仁左衛門的臉，卻逃過一命。就是我！我——水守百苦齋。由此，我就委托牙枝仁左衛門去殺掉主丞。嘿！嘿嘿嘿——」

到底是動眞格的，還是在開玩笑……百苦齋笑得死去活來，沒有牙齒的嘴眞像黑洞似的；從嘴裡吐出來，那穿過胃腑的鯉魚血腥，在整個屋子裡飄散著。

「嘿嘿嘿——我也出去逛逛吧！去看看那主丞的屍體。」

百苦齋屈膝蹲坐在那裡，轉了一圈，屁股朝著宗春，慢慢地屈膝而行。別人看了，或許覺得非常痛心；可在宗春眼裡，他卻活像數千年的老烏龜。

宗春一聲不吭地目送著，就像觀看朽木隨著水流飄浮而去。

13

夜幕降臨，追分宿籠在濃霧裡，依稀可見燈火，在乳色夜幕裡發出微弱的光茫。

從濃霧深處走來一個腳穿駒木屐的人，踩在小石頭上，發出卡喳卡喳聲。

卡喳——

身段修長，婀娜多姿，像一幅畫……這女子穿過濃霧，朝「澄屋」接近。

在客棧跟前，她輕輕地解下高祖頭巾，以免弄亂頭髮。

溫潤的大丸髮髻和垂下的雙眉，顯示出她是已婚女子，髮際上的些許短髮令白皙的肌膚更加顯目。

可能在濃霧裡走了太久吧，海鼠織成的披衣濕濕的，顯得很沈重。

這女子稍稍打開高腰障子，往裡面喊了一聲。

「有人嗎……」

——

主丞三人吃完晚飯，坐在房裡。那女子被女侍帶到他們門外，脫下披衣，恭恭敬敬地坐下來。

撈到許多好處的女侍也不坐下，就大聲嚷起來：

「客官——您的客人來了！」

華嚴一下子表情凝重，站了起來。這女子若稍有怪異之舉，她準備適時拋出飛刀。霰把短筒放在膝蓋上，讓客人看到，默默地告訴對方，她懷著戒心。

「如此深夜，未經人介紹就直接造訪，非常冒昧，請寬恕。我已有心理準備，靜聽訓斥。」

「沒關係！」主丞臉上毫無表情。

「我是牙籤店的去屋仁左衛門，在江戶駒込的海藏寺旁經營一家牙籤店，這次是爲了購買材料，路過這裡。今宵，在客棧的批發店附近，有幸見到當今聞名的毒物品嘗人！

可以的話，請用牙籤。爲了去屋世代的繁榮昌盛，我厚著臉皮，到此拜會。」

這女子美麗溫雅，連華嚴都不敢正視。霰則更關切主丞的眼神。

不知爲什麼，這女子的牙齒上沒有鑲鐵漿，讓人摸不透她是年輕，還是中年婦女。這更加引起觀者的興趣。

「去屋現在的老板是女子，世世代代承繼仁左衛門這個名字。」

女子從袖子裡掏出用小綢巾包住的東西，輕輕地放在主丞跟前，再用嬌柔的手指解開，拿出一個細長的小桐木盒，動作猶如茶道手法。揭開盒蓋，細長似毛線的牙籤猶如寶貝似的放在塞得滿滿的棉花上。

「這是我削的牙籤，是用在京都山裡弄到的黑文字材削製而成。」

主丞拿在手上看了看，眼睛張得老大。

「太棒了！如此細小，柔軟，卻不會折斷?!眞沒想會有這種牙籤……」

「在寺院裡，僧侶們每天早晨都是咬咬齒木，把嘴裡清潔後再去修行。我們加以模倣，削製新的牙籤時，請名門貴族咬齒木是我們世代相傳的習慣。接下來的工作是削製將軍家使用的牙籤。請務必試咬此牙籤。」

這女子說話的語氣非常柔順、文靜，可她的眼神卻充滿抑壓的銳氣。

「您只要試咬一下就可以。」

主丞把手中的牙籤迅速放入嘴裡。

華嚴和霰連制止的功夫都沒有……

（這個美人，竟公然向我挑戰……）

主丞一邊咬著，緊緊盯著眼前的女子。

14

「白柳、肝木、桃、杉、竹等等，牙籤的材料各種各樣。其中柳樹最合適，也有消腫止痛的功能，自平安時代就很受珍視。」

叫去屋仁左衛門的女子一口江戶腔，口齒伶俐，讓人聞之如痴如醉。而且，此女子非常穩重鎮靜。

「黑文字更加合適，既不硬，又柔韌，其嫩枝最適合做成牙籤。」

主丞把牙籤含在嘴裡，感覺一下是否有毒。仁左衛門似乎察覺到了，細長的眼睛露出譏笑的神情說道：

「感覺如何？嘴裡充滿香氣，非常爽口吧！」

「嗯！」主丞用紙巾擦了擦牙籤，還給仁左衛門。

仁左衛門莞爾一笑。

華嚴和霰都爲之傾倒。

兩人所缺乏的東西，仁左衛門都具備了。恰到好處的化粧暫且不論，引人注目的髮飾，自然得體的舉止，正像是俗話中所云的有韻味的女子。

「牙籤店使用『去』這一鋪號，理由何在？」

「中國猴子牙齒紅，臉白。與之相反，日本猴子臉紅牙齒白。使用牙籤的牙齒，如果顏色不白，氣色就不好。據此，第一代就定爲去屋。還有，我聽說，使用『去』這個字，理由是起源於「離去的鳥不留下劣跡」這一諺語。離去時把踪跡弄得非常清潔，也有把塞在齒縫裡的東西弄乾淨的意思。」

「原來如此！這就是去屋之名的由來？……」

仁左衛門雙手捧接主丞咬過的牙籤，放進小盒子裡。然後，左手按在額頭上，好像頭痛得很難受。

「怎麼啦？」

「主丞大人如此漂亮……令我心花目眩。」

牙枝仁左衛門悄悄地露出她的本性，突然間，全身散發出火焰般的蛇淫之質。

「哦！你的魅力更能惹起男人心動呢！」

霰氣息一促。仁左衛門一直注視著主丞，心神不定。

華嚴傷心得想逃離而去。不知爲什麼，她感到非常羞恥。

（爲什麼？爲什麼主丞大人會稱讚這種女人……）

霰猛然站了起來，往外面走。

我這是怎麼啦……年幼的華嚴心跳加速，胸口緊縮。

儘管兩人如此反應，主丞卻似乎毫不在意。

「離這裡不遠處有個名勝叫猿舞瀑布，在那裡我建了一所特別的工作室，爲將軍家削製牙籤。在與猴子有因緣的瀑布沖洗下，齋戒沐浴之後，投入工作。若蒙光臨，光榮無限！」

儘管渾身淫性十足，她講話時依然十分優雅。

「走吧！」

咦！華嚴猛然擡起頭來。主丞眼神嚴厲地制止了她，站起來提起大刀，繫在腰間。

霰大步衝了進來。

「讓霰陪您去吧！」她抱起短筒，大聲叫喚著。

「我在外面恭候！」仁左衛門非常從容地對主丞笑了一下，走出房門。

「別忘了我們出來旅行的目的！」

主丞用低沉、強硬的語氣告誡霰和華嚴：

「我們此次出遊並非因爲被追逼得走投無路，也不是爲了遊山玩水，而是爲了持續打擊源源不斷的刺客，讓敵人轉移視線，無法在江戶城對父上下手。別忘了這件事！」

主丞的話聲非常含混，令人分不清是悲傷，還是包含思念之情。

（此時……我那個父親或許女子相伴，正在喝酒吧?!大概不會想起我……從前母親是否也與現在的我抱著同樣的心情……痛苦、悲傷，靜靜地陷入瘋狂……連我都……）

霰和華嚴露出慚愧的表情。

（原來如此！）兩人再次深深體會到這次出來旅行的意義，心頭縮緊。

（比起我們，主丞大人的痛苦多麼深啊……）

主丞到了走廊，回頭看著她們。

「還有，我們公開行動，這也會傳到江戶城。也就是說，正好告訴人們，我們平安無事。這次敵人正面向我們挑戰，出動了使毒之人。何故？因爲我也習於用毒。甲賀薊

組向將軍家毒物品嘗人挑戰，而且是一對一。讓我們看到那個篆字，引誘我們，也是爲了這個緣故吧?!此次之戰絕對逃不了！」

說這些，大概是安她們倆的心吧！之後，主丞重重地跨出一步。

「我一定回來！」

兩人用力地點點頭。

「萬一我回不來，」主丞繼續說：

「你們一定會前來找我吧！那些傢伙肯定不會放過你們兩個活證人的……」

兩人更用力地點點頭。

主丞走了出去，白色霧靄從敞開的拉門外流了進來。前面又傳來主丞的聲音：

「華嚴!!」

「是!!」

「桃子也好，李子也罷，都是桃！」

「咦!?」

「這繞口令一直繞到天亮，等我回來後念給我聽，好嗎？桃子也好，李子也罷，都是桃……」

15

壁龕上掛著一幅掛軸，上面寫著：

「去了去，去乃去。」

十張榻榻米大小，地面鋪著木板的工作室，瀑布聲清晰可聞，似從頭上傳下。

嘩啦啦——

建在小瀑布旁邊，好像是修行者起居的小屋。

主丞被帶到這兒，大刀放在右側，端坐著。

看來沒有其他人，敵人不可能偷襲。思及此，主丞就按慣例，把大刀放在右側。

嘩啦啦——

（客棧區盡頭，竟然有這種地方）

轉眼一看，那邊放的大概是削製牙籤的工具吧……刨刳小刀，大小鑿子成排。

仁左衛門走了進來，腳步聲非常沈重。腰間只繫上一件純白的短薄巾，身體幾近全裸，雙手捧著裝有一枝黑文字牙籤的三寶盒。

房間兩個地方點著矮架燈，燈光照射下，勻稱的肢體形成黑白濃淡多彩的陰影，連

主丞都爲之心動，血流激揚，控制不住。

可是，果眞是內行人，馬上就會看出她是經過訓練的女子。這是遮掩不了的。全身肌肉繃得緊緊的，恰到好處。胸部雖然不大，可乳頭朝上，形狀非常勻稱。體毛稀疏，等同於沒有。

仁左衛門一直盯著主丞，幾毫沒有膽怯的樣子。她的舉止在在讓人覺得，她已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拔刀，置身於眞槍眞刀的鬥伐之中。

「讓您久等了！」

仁左衛門把三寶盒放在主丞面前，雙手伏地，深深地低下頭。

「深感無限光榮！腕下主丞大人果然英明果斷，身爲甲賀蔀組之一，牙枝仁左衛門眞是佩服不已！」

仁左衛門抬起臉來，雙眼濕潤，證明她所言非虛。

「削製極細的牙籤時，身上衣服的重量及纏在肌膚上的感覺，都會影響到工作。因此，請寬恕我裸身相待。還有，剛才沖了冰冷的瀑布水，是爲了不出汗，也爲了消除因出汗而發出的女人體味。即便是打敗了，也決不想把香味留在您的身上。」

「……」

「這可不是普通的黑文字牙籤。浸在金波布的毒液裡五年，然後泡在烏頭的毒液裡五年，最後三年以南蠻進口的阿芙蓉浸泡，才終於做成黑文字牙籤。用這種材料削成的牙籤劇毒無比，無論是誰，只要扎上，必然命歸黃泉。」

蓋在三寶盒上的白紙上，那根黑文字牙籤有五寸多長，呈濃綠色，非常可怕，就像一條黑蛇在呼吸著。

仁左衛門支起一條腿坐著，把拿在左手的黑文字牙籤放在左膝上。

右手拿著小刳刀——

咻——右手拿起小刀，猶如削薄皮似的，在黑文字牙籤上削著，碎絲騰飛。

碎絲薄得透明，飄落地面。

與此同時，左肢內側肌肉緊縮，跪在地板上的右膝稍許往外張開。

擺在正前方的矮腳燈照到大腿內側，主丞隱約看到她的陰部。

陰毛稀疏，顯露無遺，極度淫靡。

咻——咻——

接著，鑿刀固定在右手上，左手的黑文字牙籤動了起來。

「棒極了！」主丞讚嘆不已。

16

「主丞大人！」

「……」

「我全身也都是毒！嘴裡、身體裡全都塗了毒物。這樣的身子，您敢一抱嗎？」

仁左衛門削完了黑文字牙籤，拿給主丞，不帶一絲感情，淡淡地說：

「我聽說，毒物在主丞大人身上，一點效應都沒有。我也是自從生下來，就被迫服毒長大的。」

突然間，仁左衛門的眼裡現出失落的淒涼感。只是一瞬，語氣馬上變得很強硬：

「我們抱在一起，彼此尋隙將有毒的牙籤刺進對方的身子……不過，事先商定好：眼珠、耳孔、乳頭、心臟等處，雖非毒物，亦足以致死，儘量避免刺到……如果您不願意，請斷然回絕！」

矮腳燈的燈火發出哧哧聲。主丞站了起來，開始脫掉衣服。

瞬間——想不到仁左衛門的臉上紅暈浮現，一下子傳遍全身。

似要掩飾，她拿起牙籤，含在嘴上，不敢看主丞的裸身。

17

隔壁房鋪著褥子，主丞躺在仁左衛門右側。

仁左衛門直盯著主丞，眼神非常激烈，似已點燃起女人的生命之火。

從嘴上拿起牙籤，主丞回首望著她。

「敢問眞名如何稱呼？」

「……引鶴。」

「引鶴……？」

「度冬的鶴一到春天，往北飛回，飛得越遠就變得越小。說是爲此這樣叫的……」

「那麼，今後就叫你鶴吧！」

主丞把右手輕輕地放在鶴那隆起的小胸上面。

「乳頭上也塗了……斑蜘蛛毒。」

鶴挺起她那粉紅色的乳頭。

「是嗎？」

主丞點了點頭，又輕又慢地把她的櫻粒含入嘴裡，用舌尖挑弄著。

「假如……與我的……這場戰鬥您戰勝了，那麼，我保證甲賀蔔組今後絕不會用毒物對您襲擊……」鶴雙手抱住主丞的脖子，微微閉上了眼睛。

「主……丞……大人！」

華嚴和霰走到客棧外面。

煙霧都已散盡，卻依然不見一顆星，黑暗一片。

「李子……桃子……都是桃……」

華嚴小聲念著，抱著膝蓋，蹲坐在那裡。

霰越來越感到不安……明明已能理解，可無奈還是嫉妒在心，很是焦急。

兩個女子，彼此一聲不吭，袖著雙手，無可奈何。

18

毒牙籤猶如髮飾，插在橢圓髮髻上，引鶴那裸身一動，也跟著動起來。

啊——呻吟著，乳頭高挺。這證明引鶴不是在演戲，正處於興奮之中。

主丞右手悄悄伸到她那稀疏的陰毛上，摸到陰門，張開手指，摩挲著她的陰蒂。

啊嗚！

（恐怕……）主丞想著——

（興奮之感高漲，待心花怒放，就把毒牙籤刺來……這女子是被如此訓練的吧……）

陰部都濕淋淋了，愛液不停地流到主丞的手指上。主丞十分吃驚，卻又慢慢地把身子壓過去。

啊——啊……

引鶴時斷時續地喊叫著，四肢緊緊纏住主丞的身子。

……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剛才那溫婉、謹慎、女人的羞澀都拋得一乾二淨了，一個勁兒求著主丞，想貪婪享盡自己即將殺害的男人。

（雖是賭命，難道就沒有一絲感傷嗎？）

啊—啊—啊—啊——

（難道正因爲生死對決，才會耽溺於這一剎那間……不！或許她的身子本就是如此訓練出來！說不定並非出於本人的意願，一接觸到男人，就會興奮起來，其結果卻成爲一種策略，也讓男人興奮不已，失去裡智，從而疏忽一切。）

突然，主丞想到白色的夜來香。

夜來香在月光照耀下，白色的花瓣就變成淡紅色。

然後，色彩越來越濃，逐漸凋萎……

主丞自己也感到一股股快感不斷湧上心頭。

引鶴的頭左擺右晃，大聲呻吟，橢圓髮髻也隨之搖晃，插在上面的牙籤幾乎掉落。

「用力一點……主丞大人！再用力——」語聲撩亂，痛苦非常……

「快……不行了啊！快不行了……」已接近高潮……

（就這樣……被殺死？還是躲閃過去？反刺她？三種辦法只能選一個……）

雖是欲火焚身，主丞還是冷靜地思考著。

不管是何等毒物，還是能忍過去吧。

問題在於如何處理引鶴。

（由我親自下手殺她嗎……）

被訓練成的女人不可能有幸福的過去。引鶴身處如此悲慘的命運，自己就得把她送入黃泉嗎？主丞想到這裡，心裡一陣難受，

（心灰意冷！）就是如此。

啊——引鶴揚聲喊叫……忽然，頭不搖動了，抬起臉來，想要吻主丞的唇。

主丞用左手緊緊抱住引鶴的頭部，把嘴唇靠過去。

兩對唇相觸，互相探索對方的舌頭，吸住絞合。

與此同時，引鶴整個身子抽搐了一下。

身子痙攣得近似瘋狂，纏在主丞身上的四肢一下子僵直了，就像繃得緊緊的弓，曲著身子，放縱感情……她陷入忘我的狀態。

主丞也一下子把體內的精液迸發出來。

就在這一剎那間——

主丞看到了！

興奮達到了高潮，可引鶴左手像木偶似地拔下牙籤……

噌——腰部正中一片劇痛，像似被插上一把熱紅的火箸一樣。

可是——

不知爲什麼，主丞讓她任所欲爲。

既不推開她，也不叫出聲音，而且沒有反擊的跡象。

引鶴拔掉牙籤，往後跳。主丞連看一眼都沒有，靜靜地閉上眼睛，全身沒了氣力。

離開主丞後，引鶴還處於興奮的高潮之中，繼續呻吟著。

陰部花瓣裡流出了主丞的精液，約有兩口氣的光景。

「難受……」引鶴小聲說著，悄悄地往躺在那兒的主丞身邊靠過去。

「唉呀……難受極了！」

手上拿著牙籤，挨近主丞的脖子邊。

「主丞大人，我這樣，一百次、兩百次都可以刺扎您……這就是我唯一能爲您做的供養！」

撲絲——毒牙籤扎在主丞左腰的命門上，靜靜地按沈下去。

「您疏忽了吧！主丞大人畢竟也是男人，被女人所迷惑，沒能一下子看出這是一個圈套……不過，我對此感到高興！這證明主丞大人被我所迷惑了。」

接下來扎哪裡好呢？引鶴用妖艷的雙眼掃了主丞全身。

撲絲——這一下扎在主丞的大腿上。

「主丞大人，引鶴不會忘記您。像您如此讓我感到心疼，在我還是第一次。從這層意義來說，主丞大人是我的第一個男人。而我卻要殺死您……我是個多麼該遭詛咒的女人啊！作爲餞別之禮，把我那可惡的身世告訴您吧！我可是第一次告訴別人，請您絕對

不要外傳。」說到此，她哈哈大笑起來……近似瘋狂的譏笑聲。「就算您想說出去，卻已快命歸黃泉……」如痴如醉，猶如唱歌似的。

「我出身於千石俸祿之家。可是，我的生父是我哥哥。您感到驚訝吧，主丞大人?!母親與她的長子生出了我。這樣可惡的身世，當然遭到世人的厭棄！所以，一開始就沒能見到天日。母親生下我之後，把我藏起來，委由甲賀的人處死。甲賀人可能是覺得剛出世的嬰兒可憐，就給她吃昏眠藥，試圖讓她不受苦痛而死。可是，嬰兒竟然不睡。給他吃更強效的藥，也毫不見效。他們感到無限驚奇，認爲與其殺死，不如培養成一個不怕任何毒物的女子更好，所以就把嬰兒交給了甲賀薊組。」

引鶴一邊說著，一邊用左指按住主丞的命門，以便刺扎，就像在找穴位一樣。

「我聽說您也不怕毒，肯定也有一段痛苦的過去吧?!不過，這牙籤的毒終究還是見效了……」

一串眼淚撲簌簌地從引鶴的臉頰上流了下來。

「您和我情況類似，心裡想的應該也一樣吧?!說不定您也覺得活在世上很痛苦，能死去該是多麼幸福啊……」說到此處，引鶴眼眶紅腫，一下子涕泗滂沱。

「快要……讓您舒服了。現在您全身麻痺，可腦袋應該是清醒的，能夠理解我所講的話吧……可是，不知爲什麼，我的眼淚就是止不住……」

牙籤觸及主丞的胸部……

「再見了，主丞大人！」

正要扎進去的一瞬間——

主丞靜靜地用手按住引鶴拿著牙籤的手。

引鶴愣了一下，說不出話來。主丞睜開雙眼，緊盯著她，眼神非常暗淡，像是即將被拖進地獄一樣。

「毒對我是不起作用的……」

主丞站了起來，穿上衣服，目不轉睛地緊盯著引鶴。

「這證明即使被扎進毒物，還是不起作用。所以，勝負到此爲止……再見了……」

主丞背朝著引鶴，慢慢地走出去，心裡猶覺戀戀不捨。

（……我不想親手殺你，所以你扎過來，我使勁忍受著。因此，我只能這樣做！）

毒物已在主丞的身上蔓延，他的手腳開始不聽使喚了。

能忍耐到這種程度，大概是出自於對她的一種憐憫之情吧——一生下來就因那可惡的血緣而造成的宿命，與她顯得不相稱的美麗姿色……

可是……

主丞走出去，在他的背後——

「嗚——」壓抑的飲泣壓過瀑布聲，傳了過來。

主丞一下子停住脚，猶豫著是否要轉過身，可最終還是低下深切痛苦的臉，急促地往外走去。

嘩啦——白色瀑布飛落而下，高空上烏雲流動，月亮漸漸露了出來。

主丞仰望著天邊月，腦海裡浮想起空中飛翔的仙鶴。

「引鶴……」

脚下白色的夜來香微微搖動著。

牙枝仁左衛門，也叫引鶴，把牙籤扎入自己的心臟。可是，她的表情安詳如夢，視線集中於一點，慢慢地閉上眼睛。

19

叮鈴——叮鈴——

從黑夜裡微微傳來……的確是鈴聲。主丞在朦朦朧朧中，覺得那是木鐸的音色。

「木鐸」就是鈴上裝著木柄，一般是和尚拿在手上搖鳴的法器。

（唉呀！是不是閻王爺派人來邀我前往地獄？……）主丞步伐踉蹌，被那音色所吸引，搖搖晃晃地跟過去。再走十來步，可能就要倒下去動彈不得了吧……

（怎麼這一點點苦頭……就服輸啦！）

身體的要害部位都被扎進毒物，可他還是堅持忍耐下去……就是這種自信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走到這裡。

叮鈴——鈴聲越來越近了，月光下出現了三頂網代笠。

三個人影都是僧侶打扮，手拿著金剛杖，看起來像是修行的托鉢僧。

但是——

主丞赫然發現，金剛杖上裝著刀。

（不過……不是甲賀人。這種木鐸之音最起碼有十來年功力才搖得出來……）

三個人倏忽間往左右排成一行，擋住主丞的去路。

主丞拔出大刀，大搖大晃地走著，不由得以刀爲拐，好不容易支住了身子。

這時候——

來者三人的金剛杖好像從中間裂開似的，在月光照耀下，裝在裡面的刀光反射到主丞的眼睛上。

主丞往旁邊斜倒，拔出小刀扔過去，身子翻滾向前，砍下其中一個的下肢。

金剛杖內的刀刃插在地上，那個人血沫橫飛，倒了下去。

另一個腹部挨了一刀，跪坐在地。剩下的那個大吼一聲，晃了一下手中刀。

主丞躲過一刀，倒在地上翻滾，甩出大刀。

假如對方躲過這把對主丞來說是命根子的大刀，那就萬事休矣。

然而——敵人沒有反擊的跡象。

主丞的麻痺狀態已瀰漫全身，不要說爬不起來，就連舌頭都開始不聽使喚了。

（眞不懂……這三個僧侶的劍法……）

腳踩出又退回，主丞知道那叫鞍馬金剛流。當年尙在紀州的時候，曾向教他劍術的僧侶討較過，感觸跟剛才一樣。

宗門之劍因爲是降魔利劍，按慣例，非到萬不得已，不會讓外人看到。只傳授主丞劍法的僧侶也是如此，說：「就這一次！」從此再也沒有交手過。

那並非以殺人爲業者所使的劍法。

眞正的宗門之劍，歷經好幾百年，宗門深奧，秘傳下來的鞍馬金剛流……

（並不是尾張花大把金子就能雇用到的……那麼，爲什麼呢？）

主丞吐出了一點點血。

（……眞搞不懂？爲什麼服侍於佛教的宗門劍士會來襲擊我……還知道我獨自一人進入引鶴住所，等候著……）

爲什麼？——

沙鈴——

這是錫杖的鈴聲。

這一次從跟剛才那三個僧侶相反的方向傳過來。

沙鈴——

（這錫杖聲是在乞求佛主免我一死嗎……）

主丞又吐了血。他看到同樣是僧侶打扮的人手持錫杖，走了過來。

（究竟實在，衆生覺道的智慧杖，是拿它引導我嗎……）

那個僧侶走近主丞身旁時，他已感到自己渾身乏力，無法抵抗了。

「覺悟吧！」僧侶揮起錫杖……

沙鈴——

20

「念珠……」

主丞雙手放在胸前，以有所覺悟的雙眼仰望著僧人。

「至少有這樣的慈悲心吧！」

若是尾張甲賀的忍者，就連主丞合掌的機會也不會給，早已揮下錫杖了吧……

可是——

正如主丞所料，對方確實是宗門劍士。

沒有揮下錫杖……俄頃間——

「好吧！」聲音非常粗獷。

此際，僧人爲了摘下脖子上的念珠，脫掉了網代笠。從下面看上去，是個壯年人，似乎意志很堅強。他把念珠放在主丞合掌的雙手上。

「既已斷念，就捻捻念珠吧！」

——通常看到的都是雙手合掌搓念珠，其實，應該是捻念珠，而不是搓念珠。搓念珠的習慣推廣的緣由是，從前三井寺的覺猷僧在加持之際，以搓念珠爲暗號，告訴伴僧們，眞言念誦結束。後來就誤傳下來。

「我是將軍家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你知道此事，還會揮下錫杖嗎，和尙?!作爲行法事弔唁死者的人，主動去尋求死者，這恐怕是違背佛門之道吧！若眞非殺我不可，請說明想殺死我的理由吧！身爲宗門秘劍，被稱作降魔利劍的鞍馬金剛流都用上了，理由何在?不告訴我，我死不瞑目。」

……

一陣沈寂……

主丞舒了一口氣，斷除一切抵抗之心，一邊捻著念珠，很從容地閉上眼睛。

僧人總算又開口了：

「……將軍家有兩座菩提寺，一個是上野寬永寺，另一個是芝的增上寺。現在爲了吉宗大人死後由哪一家菩提寺作爲御廟所，兩家菩提寺正在明爭暗鬥著。」

正如僧人所言，將軍家有兩座菩提寺。

二代秀忠，六代家宣，七代家繼的廟所在增上寺。

三代家光，四代家綱，五代綱吉的廟所在寬永寺。

僧人說得如此透徹，主丞不禁大吃一驚，睜開了眼睛。

「眞的，一到將軍家舉行葬禮，建御靈屋，僧侶的費用，還有每年的供奉，都是莫大的開支……」

聽了主丞的話，僧人顯露些許苦楚和自嘲的表情。

「那麼，殺我的理由呢？」

在主丞追問之下，僧人正顏厲色地回答：

「先辦了您的葬禮比較有利……因爲一旦其中一座菩提寺先得到您的屍體，自然而然，您的父君吉宗將軍就會傾向那一方。更何況，在這場與尾張公的爭執中，聽說幕府中的一切難題，您都解決了……」

「現在就開始考慮將軍大人的死……」

「……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有兩座菩提寺，這就是事情全部的起因。要知道，我們鞍馬金剛流被其中一方所委托！」

僧人又要揮下錫杖——

「現在，覺悟了吧！」

「肯定有人慫恿！寬永寺和增上寺都不會計及這些。你應該已經聽說，我是將軍的親生子。然而，與尾張的爭執或許尚未傳到世上吧?!總之，一定是有人給寺院出主意，把鞍馬金剛流也捲入是非……是誰呢？是尾張的砂土井百苦齋吧?!……」

揮起的錫杖開始顫抖了，僧人的臉色扭曲。

大概是感到慚愧了吧?!被主丞一針見血地說中了，理所當然會猶豫一下。

「唔……」

「你們的使命是使亡者成佛，自己卻成了金錢的亡靈，那手中的錫杖恐怕免不了傷心不已吧！」

「哦……」

僧人感到難以自容，手脚有些慌亂。主丞也估計到這一點，趁錫杖揮下來之前，叭啦叭啦——往僧人扔出念珠。

一百零八個珠子就砸在僧人的臉上。

叮噹——沙鈴——錫杖重重地落在地面上。乘著僧人手臂酸麻之際，主丞使出渾身氣力，撐起身子，摟住僧人的腰部，然後轉身繞到他的背後，拿起掉光珠子的珠串繩，勒在他的脖子上。

就像禪僧問答一樣，向僧人提問，以爭取時間，伺機解開念珠的連如結。

「哇——」僧人臉脹得通紅，嗚嗚呻吟著，硬拖著主丞。

主丞的下半身已麻痺不聽使喚了，負在僧人背上，又拼命勒緊他。

這時——

僧人猛然頭部往後仰，重重地撞在主丞的臉上。

嗚——鼻孔噴出血來，差一點昏過去。可主丞還是堅持住，勒緊不鬆緩。後頭部撞擊主丞時，繩子鬆緩些許，僧人一下子把手指伸進去。

兩人都摔落塵埃，爲搶一根繩子而拼得你死我活。

……但是，主丞已經不行了，兩隻手臂也開始麻痺，漸漸已沒有力氣抓住繩子了。

叭——僧人轉過身子，踢開了主丞，氣喘吁吁地拾起錫杖，就要往主丞身上劈落。

轟——

突然，夜氣迸發——

隨著一陣轟鳴聲，夜空中飛來一道紅光……僧人一下子摔落地面。

隨後，像毛毛蟲似的，手膝並用，在地上匍匐著，血流淋漓，瞬間便動彈不得。

手持短筒的霰和華嚴急促不安地跑過來。

主丞大人——

看到兩人，主丞笑開了——

「怎麼！你們來啦……」低聲喃喃，隨即昏迷過去。

……

「主丞大人!!」

「不……不要緊吧?!」

華嚴和霰急得快哭出來，圍在主丞身邊。主丞深深地吸了一口她們倆身上發出的氣味。這是一種芬芳又很引人留戀的香味，馥郁芬芳又柔和，像是充滿母愛。

——、——、——

「您要挺住啊！」

「不行！您不能死！」

兩個女孩叫聲如同悲鳴，用力搖著主丞。俄頃，他恢復了意識。

「沒事的。只是毒物在體內流轉，但沒有起效。」

華嚴忽然想起人參，慌忙從小藥盒裡拿出來，塞進主丞嘴裡。

「咬著，主丞大人！」

「別慌張，一點點來！」主丞痛得直翻白眼，喊出聲來——

咔——咬了一口，嘴裡充滿香氣，氣力和體力也漸漸恢復了。

主丞睜開一隻眼，笑了一下。華嚴一見，激動得淚浮眼眶。

「太棒了！」

霰把臉靠在主丞的胸部上，華嚴抱住他的頭。主丞感到兩人心臟跳得非常快，就更加清醒過來了。

（引鶴……我也想削牙籤。）

主丞心中呼喚著已不在人世的牙枝仁左衛門，也就是引鶴。到引鶴七七之日，他想把削成的牙籤放進河裡，讓水流帶走……

（我很希望你也能活下去，像這兩個女孩一樣……）

21

這一次是鉦的聲音（編按・鉦即中央有圓心凸起的銅鑼）。

鏗——

比起冬夜念佛時的鉦聲，聽起來更令人不舒服，音色響亮。

鏗——鏗——

主丞護著霰和華嚴，密切注視著前方的暗處。

猶如梯子上纏繞著僧衣……

又一個僧人走過來，踉踉蹌蹌，快摔倒似的。

個子非常瘦長，猶如梯子。

（猶如骨頭上披著衣服……）主丞尋思。

與剛才的僧人一樣，頭戴網代笠，身穿沾滿灰塵的墨染僧衣，手拄金剛杖。

（這個……對付得了……比不上剛剛那些僧人！）

總覺得這僧人全身滿蓄著某種妖氣。霰和華嚴也感受到了。

鏗——

霰把槍口朝向正走過來的僧人身上。

就在這一瞬間，僧人突然傾斜身子。

三人都愣了一下，覺得他的傾斜方式太過異常。如果是一般人，會跌落地面，可他傾斜又傾斜，斗笠快觸到地面了，還是站的姿勢。

然後又慢慢挺身，敲了一下鉦。

鏗——

霰不知所措，回頭看著主丞。

「退後，霰！這傢伙不是你所能對付。不能陷入他的圈套！」

但是，霰沒有聽主丞的話，只想一槍命中，再次把槍口朝前……

怎麼搞的……

僧人上半身往後倒，腹部朝這邊凸出來，而且照樣前進。

奇怪得很，簡直就像單是人的軀體在走路似的。而且，他還不停地敲著鉦。

鏗——鏗——

轟——霰扣下板機。

剎那間，僧人忽然從三人的眼前消失了。

似乎理所當然，僧人盡力張開四肢，趴在地上，猶如薄薄的草席般貼在地上。

哇……太奇異了!!三人驚得說不出話來，不由得往後退了幾步。

然而，那薄薄的草席竟一下子飄浮似地站立起來。

而且，鉦聲又起——

鏗——

霰慌得趕緊把子彈裝上。華嚴也備好了飛刀，往橫裡快走，叫喊起來：

「主丞大人！我繞到這傢伙的後面去！」

看到這種情形，僧人一溜煙往旁邊移動，撐住華嚴的去路，猶如螃蟹似的。

華嚴連續拋出幾支飛刀，可僧人稍往左傾，躲了過去，然後又很不可思議地往右倒下，仰面朝天，連續躲閃而過。

「混球——」

嗒——華嚴往上一跳。

她打算從上方扔下飛刀。

然而——嘩——宛如巨鴉展翅，僧人也縱身飛起，竟然超過華嚴。

啪啪——

哎呀——金剛杖一棒打中華嚴的側腹，她墜下身子。

霰勃然大怒，拿起短筒。主丞衝向前制止了她。

「我曾經聽說，天竺僧人非常擅長打坐……身體柔軟，伸屈自如，頗不可思議！這僧人可不是你們能對付得了的。」

主丞雙手扶著大刀如杖，與敵方對峙著，大聲喊道：

「天竺和尚嗎？」

「是的。」僧人也大聲回答，橫拿著金剛杖。杖從中間斷成兩節，露出了兩支雙尖刀，閃閃發亮。每一根約長二尺五寸。

「與佛祖一起來到日本，到底已過了幾年，我自己也忘了……曾教過柳生劍術。有一陣子自稱宮本無二齋，靠殺人過日子。遇到我的人都嚇得說不出話來，而且說不出話來的人在這世上再也沒開過口。因此大家都稱我爲絕句孫兵衛！」

僧人用其中一支刀掀掉自己的斗笠。

月光照耀下，那張臉醜怪至極，簡直像在髑髏的頭部圍上一塊白布似的。眼窩凹陷，臉頰平平，嘴唇薄，脖子長，褐色皮膚，皺紋滿臉。

「眞名叫枯木常朝，水守百苦齋的老朋友。怎麼說好呢……我曾和百苦齋講過，飲毒卻平安無事的人，不管是善是惡，最好不要讓他活在世上。彼岸是一個好地方，可以悠然恬靜地過日子。哈哈哈……」

「正如和尚所說，那兒確是好地方。能悠然恬靜地過日子也不壞……不過，這可有個順序，既然地方那麼好，就請和尚先去吧！」

主丞眉宇上銳氣陡漲，甩掉了大刀的刀鞘。

22

絕句孫兵衛身軀柔軟，伸屈自如，並且具有超人的跳躍力。對付這種對手，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

主丞左手持刀，刀鋒朝天。這叫垂直單手大上段。與此同時，右手按在小刀上。如果對手爬過來，就扔出小刀；跳躍過來，就舉大刀砍劈過去。

但是，身上的麻痺還沒有全部消失。吃了人參，恢復了許多，面對如此稀奇古怪的對手，到底能持續多久，自己心裡卻也沒個數。

（必須回到……江戶……）主丞忽然想起父親。

在像這樣激烈的打鬥中……在這種時候，更掛念起吉宗是否平安。

——比尾張強得多的敵人開始出動了……

而且，很明顯，這敵人與尾張勾結，請來一個共同的軍師百苦齋。不然，牙枝仁左衛門一事了結後，哪有那麼湊巧，接連碰上埋伏。這些必然都是百苦齋出的主意。

是增上寺還是寬永寺，不管如何，其中某一家肯定上了百苦齋的當。而且，其背後

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方才那僧人所言——把將軍家的菩提寺弄成一個。

（砂土井百苦齋……）

主丞深深地感受到，這個已過百歲的老人是多麼精明，手段是多麼高深莫測。

（不容易對付的對手……）

增上寺和寬永寺對幕府都有很大的影響力，都是德川家的菩提寺。

其中一家行動起來，就意味著吉宗面臨了新的危機。

吉宗這株樹幹一旦被打倒，也就沒有自己生存的空間了。

百苦齋一方面派人突襲主丞，不能保證他不會同時對吉宗下手。

（咳！父親反倒更容易遭到狙擊……）

通過增上寺或寬永寺其中一家，動用了鞍馬金剛流。還有眼前這個敵人，枯木常朝，又名絕句孫兵衛的優婆塞（和尚），竟然也操縱自如。

（總得想辦法擺脫這場困境，火速返回江戶！）

孫兵衛手裡拿著兩把刀，猶如漂浮水面的樹葉，搖搖晃晃走過來。

滿臉殺氣騰騰，彷彿飄蕩著屍臭味。

霰又舉槍瞄準，想著：這第二發可不能再打歪了。

但是，正要扣動扳機，孫兵衛卻輕輕地往左傾倒，一會兒又往右。

霰無法瞄定，氣息全亂。主丞注意到了，提醒她：

「霰！不可輕易動手！」

「是……是的……不過……」

霰也是武道中人，霞流之銃術被看成是小孩在玩水槍，只能做壁上觀，她的虛榮心可接受不了。更何況，危險正逼近尚有些許麻痺的主丞。

孫兵衛上半身一下子彎成兩段，身上的骨頭咔嚓咔嚓發響。

「呵呵呵！可愛的女孩不應該玩弄刀槍。即便打中了我，不過是從骨頭間擦過！嘿嘿嘿——」

彎成兩段的上半身只伸出頭來嗤嗤發笑，眞是詭異，讓人覺得非此世所有。

（打倒這個傢伙只有一個辦法……）霰下定了決心。

「嘿嘿嘿！」孫兵衛冷笑著走過來。

手中兩把刀輕搖，漸漸往左右分開。究竟會以何種身法出擊，主丞也預測不了。

（呼——）

孫兵衛放下左手刀，夾在左腳趾間，左腳如手，對準主丞。

（……會被殺掉……）

這邊連挑釁都不敢，對方卻高興地戲耍著。單看這種從容度的差異，就可能被殺。

主丞的腦海裡又浮現出父親的臉孔。如常裝得平安無事的那張臉孔，與此時一籌莫展的緊要關頭相反，顯得非常不相稱，像是總在憋著哈欠似的。

想到這些，主丞全身冒出冷汗，持刀的手更覺沈重。

（已矣乎……）

主丞嘆出一口長氣。

就在此時——霰雙手舉起短筒，朝著孫兵衛衝過去。

對霰來說，唯一剩下的手段就是盡可能朝著無法對他瞄準的對手接近。

即使被對方斬殺，只要能把銃口靠近對方身體開槍，也算是不分勝負。

在霰眼中看來，主丞恐怕難免被殺，因而她奮不顧身地衝上去。

讓人吃驚的是，儘管霰乘機跳進來，孫兵衛並未回手砍殺。

轟——

短筒噴出火來。與此同時，孫兵衛右腳一蹬，跳得比霰的脊背還高，在半空中來一

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身，然後右腳著地，躲閃過去。

霰估計對手會趴在地上，銃口朝下拿著。

本該命中，卻失了手……

「霰，退下！」主丞還沒說完，已著地的孫兵衛馬上向霰逼近，右手刀朝她的心窩刺去。主丞想跑過去擋住，可孫兵衛快了一步。

霰倒下，孫兵衛輕鬆地躲過主丞的一擊，左腳上的刀向上踢，朝主丞的喉頭劃去。

啪——主丞險險乎撥開了小刀，往後跳回。他發現霰不是被刺倒，而是被撞倒，覺得奇異萬分。

原來孫兵衛瞬間把右手的刀掉轉過去，用握住刀柄的拳頭撞擊霰的心窩。

（爲什麼不殺？說起來，華嚴也是……）

一個念頭在主丞的腦海裡一閃而過——

（是戒律吧?!）

孫兵衛輕飄飄地在主丞旁邊飛舞著。

咻——主丞根本分不清楚，是哪一把刀刺過來的。

總之，非常迅速——

肩側、左大腿側都被淺淺地劃了一下，血溢了出來。

（戒律——不能殺母牛……還有猴子！曾聽說，很崇拜猴神……）

不覺間，左腳趾間的刀已跑到左手，孫兵衛兩腳尖踮立，想往主丞身上跳去。就在這時——

「猴！我是猴年猴時出生！」主丞大聲喊道。

孫兵衛髑髏似的臉上眼窩深陷，像一對洞穴，射出一道光芒，頃刻便又消失。

「我是出家人，崇奉猴子的印度教徒。」

「你何故作答？與戒律無關的話，就沒有必要特意說明吧！」

主丞急忙在右手的小指上咬了一口，把流出來的血在自己臉上劃出一張猴臉，嘴上也劃出猴唇，連身上穿的衣服都脫卸。

「我是猴子！吱吱吱——」

孫兵衛瘦削的臉頰抽搐一下，陷凹的眼窩裡一陣恐懼一閃而過。主丞已看在眼裡。

「吱吱吱！」主丞把舌頭放在上唇下面，做成一個猴嘴形，刀插地面，開始耍起猴戲。舉起右手，放下左手，手掌翻上翻下，兩腳彎曲，像猴子一樣走路……

「停下！快停下!!」孫兵衛說話聲都嘶啞了，驚慌失措，狼狽極了。

「吱吱！」

「哼——」孫兵衛猛然發怒，朝主丞斬殺過去。可是，已沒有剛才那麼快速了。

「吱——」主丞跳回一步，來一個抓搔動作。

「叫…叫你停下……」

主丞眼角觸及地面上的一把飛刀……是剛才華嚴扔出的。

主丞撿起一塊石頭，裝著要吃，反覆幾次，趁機撿起飛刀，藏在手中。

孫兵衛彷彿下定決心，不管三七二十一，提起兩把刀，朝主丞刺過來。

主丞身子倒下，逃過這一擊，大喊道：

「你想殺猴子嗎?!」

「猴年猴時出生，是在撒謊吧！」

「我紅齒白臉，可是唐猴唷！」

嘎——

孫兵衛全身骨頭喀啦作響，一動不動了。

主丞跳起來，朝孫兵衛拋去飛刀，剛好刺中他的胸脯。可他卻一動不動地站著。

「我…我這把年紀……觸犯戒律……的確……我是印度教徒。主丞，被你看出了！」

孫兵衛屈下雙膝，腰部垂落坐地面，成端坐姿勢。

「你……好博學啊！這麼年輕就精通異國他宗之教義！」

眞是可怕的對手。

但願別再遇到這種敵人。

主丞不作聲，背向孫兵衛。現在得盡快把霰和華嚴抱在懷裡。

呼——身後孫兵衛微微呼出一口氣，就再無聲息。眞是怪異之敵！一身功夫已入化境，卻死在他鄉。主丞頭也不回地合起掌來。

漸漸地，主丞全身的毒氣總算消散了。

「應該回去了！」主丞露出了笑臉，似乎把臉上的一切陰霾都拂散了。

天已經亮了。

（中卷 完）

〔後 書〕

山手樹一郎先生軼事

小池一夫

我在初中時讀過《夢介千兩的禮物》這本小說，這是我與山手樹一郎先生的作品首次邂逅。從那時起，我便熱衷於閱讀時代小說。當時，我是個體格比一般小孩高大，又有點成熟的小孩。

高中畢業時，我已經將山本周五郎的作品幾乎全部讀遍了。

在《桑木物語》中，有一段話令我非常感動：

「……家臣的責難不會原封不動地指向藩主，一定是指向藩主身邊的人。如果你投身我的麾下，就是我最親近的人，也是我的寵臣，藩士們的怨言大概就會集中在你身上。我並不希望發生這種事，也不想讓你處身於這種立場。」

現在回想起來，我萌生寫作的念頭，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夕陽餘暉灑落走廊，讀著山周先生的作品，淚水不禁撲簌簌落了下來，同時有一股溫暖的感覺流過心頭。我抬頭一看，只見庭院中的大波斯菊開得十分爛漫。那個景象，至今仍歷歷在目……

戰後百業蕭條，幾乎所有的書店都關閉了。我非常幸運，身邊的書籍堆積如山，全都是戰前出版的豪華本。

我有一套「時代劇英雄豪傑全集」，布製的藍色厚封面，上面畫著日出、波浪和群鳥飛翔的景象。不知道是由哪一家出版社發行？另外，我還有立川文庫、世界名作全集，以及其他許多百讀不厭的書籍。

那時候我也常看電影，因爲有個電影院老闆的兒子常免費招待我看無聲電影。當時的日本片是時代劇的全盛時期。

比方《抱著長腰刀就寢》這部片子中的白色字幕，到現在仍留在我的腦海裡：

「流浪」「流浪」

「此處」「是何處？」

「若是向馬夫詢問」

「此處爲信州」「中仙道」

山手樹一郎先生最喜歡吃海苔，他經常喝的酒是山多利的角瓶酒。

我在日本橋的三越購買了海苔和山多利的角瓶當禮物，前往先生位於要町的住處，強求他收爲我徒。

「你什麼時候寫得完？我可是要規定一個截稿期唷！」

儘管先生經常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我還是樂於前往要町。

在我拿《帶子狼》的習作給山手樹一郎先生過目時，他「嗯、嗯——」連聲，頻頻點頭，同時面泛微笑，非常高興。

先生曾經送我一塊匾額，我懸掛於三枚書齋的牆壁上。那是我非常珍愛的寶物。匾額上寫道——

燈照春泥添旅愁
傾耳似聞時雨聲
融雪成河春到來

〔隨　想〕

鮮紅的象徵

女演員　池上季實子

「文……雪漫紅潮……就像染上鮮血一樣紅……」

這是前年《刀化妝》這部小說搬上舞台時，第一幕結束的場面。由田村正和先生所飾演的小野忠常與情婦——澡堂的妓女阿文對酌時，不經意地望著屋外的飄雪，這麼喃喃自語。

孤傲的劍客小野忠常爲時代潮流所吞沒，流著悲憤的眼淚，苟活於人世。這句台詞彷彿象徵著他的命運。

《刀化妝》是小池一夫先生爲田村正和先生量身打造所撰寫的小說，這部作品可以

讓田村先生在舞台上充分發揮美劍客玉樹臨風的神態。

當時，我就是飾演忠常的情婦阿文。

痴痴等待忠常歸來的阿文，最後躺在忠常的懷裡斷了氣。臨死前，她以忠常的刀爲鏡，看著刀光反射出來的容貌，爲自己妝點遺容。

阿文躺在忠常的懷裡，鮮紅色的長襯衣嬌艷無比。

紅色……散發著言外餘韻，鮮明地刻劃出女性嬌柔的魅力。至今回想起來，依然令我陶醉於那處如夢似幻的舞台。

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我最近經常參加時代劇的演出（比方說《雲霧仁左衛門》等），總覺得我從很久以前開始，就在演時代劇。或許我的容貌或穿和服的樣子，在時代劇中比較不至於產生不協調的感覺吧？

但是，記得我第一次演時代劇時，連捧著盤子的手都穩不下來，在鏡頭前轉來轉去時也是戰戰兢兢，相當辛苦。

演舞台劇時也一樣。《刀化妝》是我首次參加演出的比較正式的時代劇，搭擋演出的男主角又是我一向非常崇拜的田村正和先生，因此，我每天都生活在緊張之中。

田村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人。最近，他在《古畑任三郎》一劇中展露了滑稽的一面。儘管如此，他還是一位氣質優雅，俊美而神秘的人物。

現在這個時代，不管演員或從事廣播工作者，都必須講究親和力。可是，當我看到田村先生時，總會覺得：「想成爲巨星，還是必須像他那樣。」

談到小池先生的作品，《帶子狼》這部小說已經搬上銀幕（井上昭導演／一九九三上映）。我在片中飾演一邊織布，一邊伺機替丈夫報仇的寡婦千鶴。

出現在他作品中的女性，全都有一段不爲人知的過去，同時也散發出女性嬌柔的魅力，從而讓人感覺到作者對母親的依戀之情。這是我所喜歡的角色之一。

我常想，小池先生的時代劇究竟有什麼樣的魅力？

每個人的感受和追求的東西都不一樣，有人希望在小池先生的作品中放鬆心情，有人喜歡感受到捏一把冷汗的緊張妙趣，有人喜歡劇中女主角的柔情似水，也有人喜歡看他那血肉橫飛的殺戮場面……

而《心灰意冷》這齣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關主角腕下主丞的描寫：

主丞身著純白緞子的窄袖便服，
推開暗夜，向前走去，
從衣襟中凝睇紅絹貼身襯衣，
他光溜溜的脚踩著一雙大津石割的雪踏草履，
在夜色中踽踽而行，
每踏出一步，緋色的襯衣就在眼前鮮明地晃動著。

（——心灰意冷．上卷）

《刀化粧》中的紅雪、鮮紅的（和服下貼身的）襯衣……
《心灰意冷》中的紅絹貼身襯衣、緋色襯裙、紅色櫻唇……
那種宛如可以刺痛眼睛的色彩，散發著言外餘韻，隨著女性嬌柔的魅力，依舊留存在我的心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心灰意冷／小池一夫著；康明仁譯.
--初版. --臺北市：林鬱文化,1999
[民88] 册； 公分
譯自：乾　候
ISBN 957-9593-84-1(上卷：平裝).
--ISBN 957-9593-86-8(中卷：平裝)

861.57　　88002065

心灰意冷(中)　　NT$160

小池一夫／著
康明仁／譯

1999年4月／初版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10號7F之3
電話・02-2956-6521＊傳眞・02-2956-6503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881號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TEL(02)2230-0545＊郵撥・1670488-6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F
☎(02)2664-2511＊FAX(02)2662-4655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改編、複製●

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lwan　ISBN 957-9593-86-8

原書名：乾　候(中)
著者：小池一夫　原出版社：小池書院
KAWAIT SOUROU (II) by KOIKE Kazuo
Copyright©1996 by KOIKE Kazu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IKE SHOIN, Tokyo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山田風太郎 傑作忍法帖

★魔界轉生（全四冊） NT$640

紙門打開了……

兩位女子站在那裡，而且是一絲不掛的裸女——在擺放兩側的燭台燈火的映照下，好像螢火蟲似的，身上散發出青色的光輝……兩個人都美得教人差點忘了呼吸……

——這就是《魔界轉生》一書中的描述。在日本，有許許多多的作家都寫過關於忍者的小說，然而，山田風太郎的忍法帖系列，卻是大家一致公認的「經典之作」！

★柳生忍法帖（全四冊） NT$640

鏡頭由一串串雙手被反綁的長長的囚犯隊伍開始展開……

在被押解往刑場處決的前一刻，主事者竟殘忍地逼迫他們死前還得親眼目睹弱小妻女當面被斬殺的「人間慘劇」，血不只匯成地上的血海，血也從男人的眼眶中汩汩淌流……

★忍法忠臣藏（全一冊） NT$200